文學叢刊

華亭鶴

王統照



沈櫻先生

文化生活出版社

8.57:63
H96-U
2
D-205

目錄

3 0610 2335 8
A389595

母愛

一

她坐下來還是氣喘，向是黃黃的腮頰泛起兩片紅雲彷彿沙漠上初春朝日顯出溫愛的明輝。鼻孔微見搧動，藏在寬衣袖裏的臂筋突突顫躍，愈想鎮定愈無效果。與她緊挨着偎下的那個中年女人匆忙中覺得小腿旁邊有冰冷的金屬物輕輕觸動，低頭看去原是她——那教會女尼腰間下垂的一把剪刀。

女尼早覺察到因全身肌肉不自主地的抖戰所帶剪刀也隨着運動，觸及別人薄紗襪裹的皮膚；要提在手中又不好意思。人多，身旁的那位差不多半個身體斜倚在自己的右股上。她不敢抬頭，更不願偷看這個女子。

公共汽車的窗外時而飄揚着小小雪花，坐客吐出的濁氣即時在玻璃上凝成

薄暗冰痕她的額上鼻尖却凸出小小汗粒。

記得前兩個鐘頭出門時寒暑表在有爐火的住室內也只三十度左右，路上行人都用毛巾堵住口快快趨走。水泥磚的舖道上從清晨起罩滿了一層霜華，幾小時後還沒化去；白的斑點和着一片片水暈印出雜亂的足跡。從育嬰堂出來直打哆嗦，夜來是今冬第一回的大北風，樹枝間未脫盡的黃葉全在地上飛滾，空間鋼線陣陣鳴爭。她懊悔沒多添件內衣而頭上有翅的白布大帽阻住橫吹來的風勁，使她走路格外遲慢。

這時恰相反微汗，煩躁，在她身上與搏躍的心頭陣陣爭長，不是爲了路遠，她寧願在風冷的街道上躑躅，爲甚麼到車中來叫別人用詫異的眼光向自己注視？

平日大方慣了，鎭靜慣了，十年以來永遠度着凝神沈思的生活，無論甚麼時間都不會有匆忙急遽的表現。一切人見了這位中年聖女，從面色與態度上看去，都對她有點自然的尊敬。安祥，溫和，言語與舉動完全一律，用不到喬裝學習，她早已由習

積而成自然了。

但在上汽車前的半小時前，她覺得破壞了向來的靜境，失掉了久已沈定住的一顆心。

現在，那一幅慘畫愈映愈深，在手下，在眼前，在自己的心尖上點出！愈要推去却愈覺逼近，……喉中又一陣乾嗆，只好用寬廣衣袖蓋住咳嗽的聲音。

車中人體的擁塞，語聲，香烟的臭氣，……車已走過幾站？她全不理會。只有那一幅慘畫在手下，在眼前，在自己的心尖上點出！

二

因爲她不敢向緊偎身旁的那女人抬頭，怕被人發覺出自己心情上的秘密，却不信那一位也在另一樣的觸感之下被悔恨與激動纏繞着全身。

約近三十歲的職業女子，她自從午後由寫字間走出，拖着懶散脚步經過保羅

堂牆外與口馬路轉角時，恰好從人堆中遇到女尼親手收拾的慘劇。雖沒看見那窮婦人在路心被口口卡車撞拋過去的一幕，但女尼潔白的雙手在匆忙時不顧污穢，從半死婦人跨下撿出那鮮紅的小肉體用她所攜的布包包好，又跪在行人道上扶住婦人頭部替她行人工呼吸，……直待救護車開來，她把血產後昏暈的窮婦與在震驚下斷氣的嬰孩都送上紅色車，……迅速而奇異的表演，一幕戲劇，又像一幅血跡點染的圖畫，女尼的嚴肅、和愛與急忙裏施行救治的精神，那不幸母子苦慘的遭遇，那些圍觀者的議論與表情都被這會逢其適的職業女子收在眼裏烙在心頭！等待車輛人衆散走之後，果看着女尼從袖裏拉出一條疊得整齊顏色素淡的手帕拭去指尖的血迹，轉身前去，她下意識地跟在後面。那個顫動的白帽翅沿彷彿是行路的天使雙翼在她眼前揮舞。大街上種種喧鬧與種種光色都似消沒在這片白色的鮮雲之下。她一直隨着女尼踏上口路汽車忘了一切似的靠坐在她的身邊。到這時，方覺出小腿皮膚上有人家腰間所繫的鋼剪摩動。

不知隨了這位攫顯的聖女向何處去，更不知爲甚麼緊追着她兩顆心同在血潮中跳動，兩個人的心理同在半小時內交織着複亂的變化過去的遺痕與當前因混的錯綜交錯，彼此對起來，剎那間她們同陷入沉思境界。除去衣緣與小剪微微抖動外，她們彼此尙不相知。

三

她，——已快到靑春晚期的職業女子，親眼見在嬰從母體落下，這已是第二次了！頭一次呢，那景象清楚，——如保存得十分在意的攝影底片，在她的記憶中沒一點模糊！

初秋的冷雨之夕，在一所小規模醫院最便宜房間裏，一個彎腰的老醫生，一個患貧血病的女看護，同守着一個少女型的產婦，不到月數硬憑藥力催下來的生產。

這少女雖經大量下血之後還堅持着要看着放在玻璃盆內自己的分體。老醫生初時不肯，經不起她發狂般地乞求，於是醫生擦擦皺紋屏摺的額部，揮着輕顫的還戴着膠皮手套的右手，讓看護把盆中的血肉送到少女面前。

「這又老又窮的醫生傴背向着小窗側複印的聖母抱嬰圖連連歎氣：

「罪孽！罪孽！──我這把年紀還替年輕人加罪，替我──自己造罪。──

「不打發別人的嬰孩，自己的孫兒孫女都得餓死！……罪麼？誰教他弟兄倆都在外面填了屍窟？……」

他這幾句話，女看護是慣常聽的，因爲每逢老醫生爲年輕女人幹這等行業，──把本是活潑的小生命生生地摘離母體後，他總像念禱詞咒語一般說這幾句。但床上的產婦還是頭一次聽見甚麼罪孽，……造罪這些激動的話。她來不及體會老醫生的痛心，却挑起自己的恐怖，愧悔。像一個久病後的瘋婦，亂披着油光散髮面色鐵青，兩顆微微突出的上牙咬住尚見淡紅色的下唇，本是圓媚流活的瞳子，這時一睞

不瞬地隨了醫生背影也緊盯在那張小幅的聖母抱嬰圖上像從那溫辯的偉大母性的面容與飽滿光亮的聖嬰身上尋找寶物或求解難題一般。這倦疲後的產女提鍊出潛在的精神往虛空中正覓取甚麼？她忘記了女看護把那盆罪孽的成績品從自己腹內供獻到自己的目前！

窗外冷雨淅瀝夾雜着草根下的鳴蟲，與小屋中老醫生斯齁般的鼾聲，及床上產女向那幅微光畫面瞪視的狀態，這一切像低奏出人間秋心的旋律哀歌。

忽地，被女看護推了一把，一種輕弱女音喊到她的耳邊：

「看看啊你的……這七個月的孩子……！」

映着黃色燈光，如被剝去皮毛的小兔子蜷曲的身體，似啓不啓地側面凸出的小眼，在血水裏耀射出一絲明光下面肢體雖並在一起，卻已證明膝部與足踝的輪廓。……溶在明亮的盆子中分外見出那鮮麗的，滿浮着生命活力的血滴與血[illegible]！，可這是她的[illegible]責，——是她在那些日子前一

個劇冷的宵裏與他，親密得過度而偷來雙愛的小體。如今却忍心受着身體與精神的罰，而把牠丟去。而當時造成這小體的雙愛之一的他呢？……一場幻夢，一變欺騙的罪手，一個向黑暗中走失了影子，從曉得自已的腹中有了小體，不過三個月，在軟娛的蜜言後，又帶着損蜜口舌像狂蜂似地飛向別處去了。

七個月後，她自已偷跑到這小城的窮醫院來，忍苦偷摘下這一顆不成熟的果實。

她從圖畫柔潔的光華上把目光收回，瞥見到這一盆鮮麗的生命廢料，與一個被毀壞的小生物時低叫一聲暈了過去。

…………

那十九歲的產女便是現在挨着女尼緊坐的她的十年前身世的。

但十年後在這罪惡的東方大城的大街角上她又親見過，一個未成熟的小生命——牠是被毒狠的人類頑笑似地用車輪從母體中碾出來的！

四

如被魔鬼驅入記憶的苦淵，在分別不出是甚麼樣的情緒複化之中，她失掉了一切。黃昏的密霧蒙罩下到某一站，她茫然地隨在女尼的巨幅藍裙後面下了汽車。雖是冬晚，因連日釀雪天氣，地凍溶化，晚上卻比凌晨和暖，走在街道上微覺薄寒，近似初春。實在這已過中年的女尼與神經昏躁的女子就再寒冷點也凍不熄她們心尖上的火燄。她在車上胡亂地溫習過去的噩夢；顫抖，心痛，沒來及仰看女尼的面容；如果她詳細觀察一下，準更引起她的驚奇。

前半小時在保羅堂的牆角外，當她看女尼不顧血汚泥滑，為那不幸婦人與斷氣孩子包裝收拾時，浮在女尼臉上的是嚴肅深沉，沒一毫惶急與不耐的表情，更無一絲笑痕。直到離開那兒，仍然像擔着甚麼重大心事，坐在汽車裏經過疲勞驚異後的一陣戰慄，過一會，女尼的心靈，卻沉浸在另一個溫馨安詳與富有生命希望的幻

裡中了

誰能猜透穩坐車中這位虔修聖女的心靈變化呢；正如其他乘客並不了解那曾經在十年前的一夕毀損了自造的生之靈寶而永含着良心深痛的職業女子一個樣。

一直下了車，沿落葉梧桐樹的行人道，不急不遲地向前去時，女尼的面頰更像在焦萎的花片上重點上一層柔潤的紅脂。原是深蘊着明智與信仰的眸子，這時，從鬆弛微顯皺紋的眼角上流出柔愛的生之歡喜。一陣溫流從她的心底浮漾，像寒冬溫谷間的古井蒸騰出熱騰騰的水氣。

由突遇的慘怖事件，使女尼第一次見到一個嬰孩從母體分出。雖是僅僅尚有一絲柔氣，但，那包在血衣中的小生命，在她看來，卻是天上人間的奇珍命運的慘酷。與新生的奇遇，以及親手收拾的溫感，事後回想起來覺得在憂悒裏包藏住一層秘密的喜悅。

爲甚麼呢？不能分析也無暇分析，然而一個初臨塵世的新生命曾經自己雙手捧抱過那些污血不正是生命的泉源？她不但不生憎惡，反覺出這是不易見的神奇。

漫步於風物枯寒的僻靜道上，脚前像另外換了一個時季，沒有乾抖的落葉，也沒有襲人的涼風。一片碧草園地間雜着幾簇玫瑰與燕子花。是旭光初臨的夏朝，也是斜陽西下的春晚，小鳥啁啾爭叫，白鵝在池塘上泅行，而自己呢，輕宕的衣衫與輕宕的脚步，正在柔靜的草茵上輕踹着一個剛會學步的白衣小孩在蹣跚前行。緩緩得一步挪不動一寸，怕被那小東西回頭看見，又防牠的傾跌，自己的臂膊在後面繞成半圓形，好留心將牠匆忙抱起。……如春夢的飄浮！一會，不見了草茵、鵝鳥，也不是戶外的遊散，若坐在舒適的榻上，那小東西仰臥在自己懷中。牠，不論好壞一陣抓踩，不知怎的自己的胸懷開了，輕輕的癢，又裹着不肯丟掉的微痛……讓孩子小花骨般的嘴唇裹住了自己的乳頭。……母愛的半醉中，……她重新望見精赤着身體背後各有雙翼的小天使們在金色空間飛躍。……一顆最大的星從東方

射出輝爍的光彩！……這時，她疑心自己眞是生過子的童女了！……雖然有這瞬息的想法，却不免生疑果然孩子是從上天賜與的麼？多少年前，多少年前——自己還沒有加入姊妹（卽女尼）的道院時，不是會有過一次，——只是一次的靈與肉交合的愛驗？如古老的歷史一樣，似乎當時在自己心靈的隱處曾有過另創造一個雙體生命的可羞的希求罷？……；但歡夢是怎樣的短促，像幾十天，也像幾小時，飄過去了；那可羞的希求幸而未會留下一點點痕迹，現在倒可無罣無慮在淸儆之下爲主服務！……突然的夢覺，懷中的小孩失落了，眼前一片漆黑，遠處有若干血點跳動，然而恍惚間還彷彿看見那可愛的嬰孩在血點的包圍中向前飛跑。……心頭略略明白，這是一個夢境？而意識還沒淸爽，不克自制地也迸緊脚步往孩子的後影追去。

迅速的追蹤，一個前跌，皮鞋蹬住寬大裙緣，身子往泥道上俯下去，卽時有另外兩隻手從旁邊把她攙起。

五

及至女尼醒來，方知這時正靠着公園外半截鐵欄立住，左手一個女子（她立時明白是車中的同伴）用細瘦手指替自己輕揉着胸部。……一切俱消失了，一切又是實在的人與物。她感謝這位陌生女子的好意，雖還牽念着那個寄愛的小東西，卻不能不對人講話。

「謝謝你！——你把我扶住，要是弄一身汚泥，……」

「噢，値得談談，像你救活了那產婦一命，纔眞眞令人感謝呢！」

「你怎麼知道呀？」女尼似有點不能自飾的惶急。

「姑娘，我也在保羅堂的牆角上經過，——並且一直隨你上了汽車，到這公園的路旁邊。」回答的有點吃力，末後一句說來更見流暢。

「嚜……那末，你見笑了！你瞧我一時精神的昏亂，……」想想前兩三分鐘時

自己的迷惘狀態準被這女子看破了

聽見「精神昏亂」四字，這職業女子驟覺如一根冰利的針刺刺入皮膚。隨着女尼一路，看她像想甚麽心事，剛纔滿面溫笑上下唇突動着又像喃喃低語手臂緩緩張開像預備抱持甚麽東西……但自己胡里胡塗為甚麽被磁石吸鐵一樣，直隨她到這冷僻的圓牆外幹甚麽自己的「精神昏亂」得不比這女尼更奇怪？

想到這裏，呆呆向空際注視，暗雲間似乎微露一二星光，竟忘記了向扶住的女尼答話。

女尼也不繼續述說，可突然另換了一句問話；

「你瞧見那個嬰孩——嬰孩，我抱在手上的那個？……」

「……是。」

「你也生過孩子麽？」平常最講究禮貌的女尼，這會竟不問對方是否結過婚，便率直地急突地問這一句怪話。

還撫摸着女尼腰部的女子正在俯首尋思她以往的愛的成效，想不到被這一句話直接逼入，那隻手立垂下來，不知要怎麼回復，對於這位慈愛和祥的聖女，她的良心不許她當面說謊，不怕漏洩秘密，却總難承認自己是生過孩子的母親。激切與悔恨漲紅了面皮，自己已聽到心房的躍動。

『怎麼你沒經過這福氣——這上天的福惠麼？』女尼却一本正經地向她略一側首，睨着她那雖現憔悴還有潤光的面目，再追問一句。

『不福氣麼？……我生過……，可不是，……』女子受不住意識深處的潛力追促，她鼓起勉強勇力低音答出這不完全的句子。

『果然！生過，——生過！』女尼像對女子講也像喃喃向空呼訴，同時她的雙目又放出在迷夢中滿浮着希望的光彩。

『生過只是生，……啊！啊！你那孩子該會走步了罷？』意像中，在前方，並沒消逝了若隱若顯的那小東西的幻影。

「不，……不！……」她再沒有更多勇力答復這麽迫的追究了。

「對啦，我問的沒道理。像你，你的孩子應該到學校去了，那能纔會走步。我像……」本來還有個「你」，沒來及脫口而出。薄暗的前面空地上，彷彿有個漸高漸大的孩子的背影遙遙幌動。

歡喜與安慰使這半清醒聖女改變了口吻，像說教也像念詩，咽着尖風，輕輕道：

「凡是生過，——生過的便有福惠了。

過去的，現在的，還有未來！

過去的，現在的，還有未來！

「存心溫柔，如同母親

乳養自己的孩子！」」

來後，用幾乎連身旁那個凝視地面的女子也不易聽清的微音說

「「存心溫柔，如同母親，

乳養自己的孩子!」

黃昏後，在這荒冷沒有街燈的地方；這泥滑不易行步的道旁，薄暗的網從上空緩緩推下，透露出點點寒星；像是網上的明珠，引導着人間的母愛的目光，向過去，向現在，向未來尋求；索要！

索要她們曾乳養過的孩子！

聖女與這位職業女子重新墜入悔念與希望的晚夢，互相倚立，嚴肅的靜默！……那血塊的蠕動，那白衣小天使的前行，似放在暗中的顆顆明珠映現得更爲分明。無論對過去的懺悔，與在冥茫裏追逐着未來的生之躍，這一時，她們都沉浸在母愛的醞化中了。

但，引起這樣痛悔追求的「牠」呢？——無辜被人壓軋出來沒有生的生命，就在當晚上，在醫院裏用木匣裝固，埋入[illegible]青草的地下。

一九四[illegible]年一月。

淚與翼

江面一片黃霧，幾乎把秋原的夜色與水流淆沒了界限。遠處——在層霧的稀薄處微微露出三五點白影，似浮動也似靜止。

不高的蘆葦隱沒霧帳之中。

夜，異常平靜，空中沒有一隻飛雁。

距江邊半哩遠的小山頂上，和平女神的白石身體屹立寒空，一隻希望的臂膀向東南方平伸着，背後兩扇大翼在微光下閃耀着慰安的銀輝。

她置身太高些，昏濁的霧氣壓在她的足下。

幸有朦朧月色從灰雲裏瀉下淡薄的柔光與她作伴，——她還沒全隱於夜之暗裏。

這是希有的滿殺羅平女神孤儀，偷偷，兩眼被鼻藍紫煙與織重的牢姿與常常是火花爆開的江面；不忍看又不能避去，——因爲她太厲害了，雖有可以高飛的雙翼却舉不起自己身體。——永遠前伸的臂膊所接受的只是罪惡的跳擲。

現在，她更時刻爲身體擔憂！——脚下的白玉基石已殘毀了一半，說不定那天她要向枯草碎荆的泥地上倒去，而且那地上更滿布着塵與的生物血骨。她爲人間悲苦，更憂怖自己的命運！

每望見更在上面的月亮，她和善的臉上便掛出兩顆淚點。

常常地，淚點下墮化成暖珠，皎明耀物，向她座下濕地上的髑髏滾去。但，那一對暖珠適巧滾到髑髏深陷的塞無所有的目窩裏去，她們的暖力散了，光彩消沒在可怕的窟窿中變成兩團血塊。

於是，女神連掉淚也變做驚心的苦痛！希望的風信都不從她的指縫透過，身體上與靈覺中的憂恐鑽痛她那一片微溫的心板。她怎能禁得住眞誠的情淚呢？……

但爲了怕骨窟中的血塊，只好竭力把淚珠含在眼角，日日，夜夜，美麗的眼角已漸腫脹；她久已不敢仰看散射金線的日光，只能偷偷地在淡月下向四圍靜視。

冷淡的月姊好像一切無動於中，仍然隨着海洋上潮汐的節奏，擁出地面，不理會有惡味的硝烟，也不怕長空中互擊的流彈，都隔她遠哩！雖然世界上那些暴躁矜傲的生物覺得有翻天倒海的本領，可是除掉一陣輕薄的烟網偶而略微遮掩住她的清光，她覺得這世界還是『萬古常新。』

暴躁矜傲的生物隔多少時間便會發作出天生的劣性，互相屠食，她見過的太多了，也如春朝的花開秋晚的落葉一例，是自然的循環，有甚麽詫異？至於生物們因互相屠食的紛擾，使那些怯懦溫良的也連帶演着慘死，飢餓，困苦的悲劇，正是他們應得的報償！她沒有更大的憐憫與更熱的同情替他們難過。

一個月中她照永遠不變的時間規律在碧空與淡雲中徘徊，遊散。

這幾個秋夜，她已經注意到地面上那極其微小的白石和平女神的狀態了，她

有心與這人造的玩具作耍，倘偶把柔潔的銀光撥撓着女神的眼波。

雨顆珍珠輕掛在她的臉上，像是一對新女性的裝飾品，可要時時提防着滾到右基下的骷髏上面。——女神，好容易當此靜夜受着月光惠愛，慢慢睜開模糊的眼睛向廣遠四方尋求她的希望。

雖有江上黃霧，不過是淡薄的一層，高低起伏的山野在她腳下都穩靜地等候着甚麼似的。銀光像稀疏的玉梳下可愛的女郎金髮：一縷閃輝擠出一層顫動的波紋，色澤與光華裏透出醉人芳香，穿過白色的楊葉，穿過野葡萄珊瑚般的堆尖，穿過着風低偃的荻葦穿過茅屋外枯竹的縞籬，芳香與光輝交織成籠罩着地面的絲綃，一切物類都在這片絲綃裏向外伸展，向上浮動，向無數的未來低唱着生命的望歌！

她看不明白自己的身體在月光下顯出何等美麗的明潔，然而她凝視着一切，——却覺得眼角的珍珠似乎漸漸被歡樂的彩絲穿起，投入永遠燦爛的銀海之中。

她本來具有慈祥的心，在這剎那間已離開悲苦的深淵，跳向長空。這樣安舒的秋夜，普愛的月光，無數生命的生長與和諧，有甚麼恐怖，憂傷？她微微感到背上向兩邊分張的雙翼像平添了不少氣力，像要把自己的身體舉起，自由飛翔，

「你現在覺得有點歡喜的激動罷？瞧？你的翅子漸漸映着我的光，像要向我飛來。」月姊遙遠地向她問訊，這是第一次，因為她是和平女神；究竟是扎根在地面上，月姊一向不願引她作天上的朋友。

她像從絕望中尋到援救者的呼聲。看見月姊略含微笑的豐滿面孔，在淒清中蘊蓄着不少溫情，她高興極了，即時用柔美的回音答道：

「月姊，你是天上的美麗幽靜的女性大神，如今還顧到我這不幸的身體，我不止感謝你的光的愛撫，還真了解你一樣具有「人類的善心」！把歡悅的氣力贈送與我。……」

「慢慢說！……怎麼，你真的知道不幸麼？為甚麼你不回顧？你要完全獲得歡悅

的興趣，爲甚麼不澈底覺醒？可是，就在這一時，你仍然尊重人類，以「人類的善心」作我的誇耀，你太沈迷了，太糊塗了，你不容易超昇，不容易了無罣礙地眞得到清高的歡悅，你知道麼？在這一點上，——只在這一點上！」

「甚麼？」女神的面容驟然悽惶起來，因爲這是她向沒有想到的問謎。「唉！光明的月姊，你的話却像一陣冷風，一支鋼箭透入我的胸膛，呀！怎麼不該說你具有「人類的善心？」難道這是唐突你的神性，你的高貴與你的尊嚴嗎？我不了解，人類便不許有「善良的心」嗎？上帝把男女從樂園謫降入間，難道專教他們學習惡魔的行爲嗎？月姊，天上女性的大神，你難道就沒有保持着那樣的心嗎？我不信，我永遠不信！……」

幾簇淡淡的雲片悠容地浮過，將無垢的銀輝太空稍稍點動一下。月姊藉着輕飄傳出悲涼的聲音。

「你，地上的和平之神，——所以你不適於超昇呀，你扎根在人類的土地上，在

人類的醜惡，瘋狂，自私，毒害的環繞裏，難怪你把「人類的心」看得過分寶貴。你記住，這就是人與神中間的分界！……是的，在最初，最初，上帝將他們逐出樂園，——你知道是那四面轉動着發火燄的劍的伊甸園，爲甚麼用火劍圍繞這生命樹的樂園？爲了人類，爲了永不許人類再回到那無憂無恐，自由歡樂的園子去！這是宇宙的最大悲劇，並不只是屬於人類的。你想：人的祖先既已經是生於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塵土還不是罪惡的發源嗎？他們生於罪惡，死於罪惡之中，一代，一代，一類，一族，他們與他們可憐的後裔，永遠再得不到那四道河水的滋潤；他們與他們的後裔，永遠追隨着他們第二代的祖先在塵土上互相打，殺，喝着同體的血液，代替那天上河水的滋潤，相傳下去，暴怒與偏見在他們傳統的血中生着毒菌，更擴張更變化起來，便形成了他們獨具的高傲與殘忍！……女神，地上的女神，說到這兒，我曉得你一定會給他們辯解：他們有生之欲，有食之欲，所以有時不免爭鬭的悲劇。可是，他們的欲眞像無底的惡淵。爲甚麼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都賜給他

們，他們還貪婪不夠呢？上帝原來也期望他們生育衆多，治理這豐富無邊的大地，爲甚麼他們不自滿足呢？有甚麼迫逼他們，殘害他們，使他們受到苦難呢？……沒有，沒有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都在主的意旨之下聽他（人類）的管理了，逼迫殘害的只是他們自己！他們從祖先傳下來的惡毒血液在他們的身體裏與精神上作祟，也因此摧毀了不少不少的別的生物與原是潔淨的土地……」

「是的，我不說你的好意全是被蒙蔽的。「人類的善心」，善心在黑暗的塵土中不是沒有一兩個有光有熱的火星跳動。對呀，人類間曾有過那樣的偉大人物，講過甚麼「好生」；甚麼「民胞物與」；甚麼「愛人如己」；甚麼……，但可惜這種罪惡裏偶有的靈明，勝不過他們同類的毒欲的火燄。……在地面上，無論甚麼世代（他們血滌的歲月），「完全人」太少了，太沒有改善他們毒惡同類的氣力了。他們，那點從天上帶下來的靈明，如同暗洋上一星亮光，立時被嘲笑與侵襲的風濤打滅了，浸沒了，所餘留的只是血水氾濫；只是毒欲的擴展；只是沒有心的髑髏在塵土

中擅打、毀壞。」……

月姊悲涼的口吻轉入激昂，一直說到末一句時，天空上那幾片雲彩已經逐漸擴大，而且顏色也漸漸灰暗了。女神起初是很不平地仰首質問，可是愈聽愈感悽側，更曉得自己已往的看法是將人類偶有的善心估值太高了，真不及月姊從廣大無邊的空間看得清切。聽到後來，她抑制不住一向是悲哀慣的心懷，不自覺地將歡顏回復了原來的愁慘；滿貯着希望的一雙暈波又擠出了苦痛淚滴，忘記脚底下有幾個骷髏正待她們的潤澤。

於是連串的明珠墮下去時，骷髏的深眶裏立時浮出重生的火一般的明光，看幾條火綫直射上去，並且牠們藉着這重生的光一齊啾啾着生人的言語，與以前不一樣，因爲牠們的生之欲復活了！

「起！起！

把我們的血夢奪回，
把我們的仇敵盡毀。
起！起！
誰會使我們的骨肉如粉碎？
誰會為野心壓死他的同類？
起！起！
向他們的胸前掘出紅水，
向他們的後代留下賠罪！
起！起！
我們死了，死了還有「生」之淚，
來！來！還作一次搏戰的厲鬼！
……………

在女神立的石基下這陰慘的，報復與狠毒的調子立時傳播開去，漸漸加多了四野的和者。那些泥地下，江汊裏，田畦邊，山根角，與緊流的黃水，沉啞的土塊上，如秋蟲夜叫，如冬夜勁風的哀號。因聲音散布，空中，地面也急劇變易：本是幾簇雲片現已增加了暗黑的雲頭，遮蔽着半個天宇，月亮的銀輝漸來漸淡，似厭惡也似惶苦地要從人間的夜中隱去。江上黃霧擴張，密布，早已分不明水與岸的界限。……女神既知因她的熱淚惹動出這場怪劇，驚急與悔恨使她再沒有淚的滴落。但是大意的一回已足夠了！原是惠愛感動的淚滴，掉在戰死的髑髏上，引動牠的復生欲望；這欲望迅速傳與地上，河中，數不盡的靈魂，牠們喊唱，跳動，相和，相爭，重行擾動了慘化了這個闃靜溫柔的秋之夜。

月姊的面色蒙上層紗已不易看得清楚，只從雲罅裏輕落下幾聲歎息：

「『人類的善心』在那裏呢？只是攪起血濤；只是暴怒與殘忍，他們損失了自身，還毀壞了自然。你相信嗎？你且看去，你且等待他們對你的報償！

『因爲你的悲愛的淚點使枯骨復活了！不過仍是屠殺的貪慾復活！——』這是你的成績還是作孽？『和平』，你還這麼柔懦這麼替他們擔憂等着等着，你要吃你自己的苦果！』

最後的珍重與警告透過密雲，落於高空天地開，一片陰沉，寂無聲息。不多時，慘風掠着髑髏，骸骨在夜中到處躍舞怪叫，如同前幾日的戰場呼嘯與衝殺的鬼音由近及遠。忽映忽滅地閃爍着有光彩的碧燄，是飛滾的火輪？還是激射的星箭轉過去，流過來在生長他們埋葬他們的土地上還作死後的爭鬥！

女神除掉覩見過生人的砲火血戰之外，這樣屍骨與靈魂的夜鬥還是頭一次！

方邊，一線希望的光，一陣月亮的愛撫都消沒了只有悽怖的緊張與顫抖的追壓包住她的周身。失去光的接引，她那右臂空空的伸向長空，在黑暗裏如一個白玉的石柱。她的雙翼已經被迫墜下，再不會負起自由飛翔的志願。

在寃鬼的爭鬥之中，她沒了悲憫，沒了同情，更失去淚滴與柔心！

她在這時，把一切和平的靈明全凝成了石窟上的灰沙！

不久，從江水上流的遠處突起了一聲轟隆巨響，一個尖長形的火彈從低處衝破暗空，半弧形地飛速落下。人類的大炮彈是響應着江邊的鬼鬥？還是那邊有大戰與驍勇的肉搏呢？一個火彈緊接着又是同等明亮的帶着血線的一個，向這邊轟來。

第三彈，斜刺裏將和平女神右臂後的翅尖全炸碎了，石塊爆出憤怒的火花，如彗尾的星團，如海上的霞彩，向四方迸去。卽時，這地方的鬼鬥音與慘碧的火光全停息了！……遠方的巨砲也沒放射出第四顆炸彈。

女神的貞潔身體恰在一切靜默後很自然的倒在地上，……石基下的屍骨已經飛走，……只餘一片鮮紅的血茵鋪在她臥倒的體下。

陰雲已散，銀月重輝。

蕩開柔愛的光線織成一個雙翼翩翩的影子，從地面騰起，向月亮投去。

雙翼上有幾點紅斑，在碧空間，越襯出神奇的炫麗。

新生

一

「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們多多的祈禱，我也不聽。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爲寡婦辨屈。」

——以賽亞書第一章——

已成了慣習的心課，從這一個月來，神父韋伯賽來往於××與××的路上時，不論是搭乘救濟處的汽車，或是步行過江邊跳上往×區去的電車，他在乘客的身邊安坐下後，便暗暗背誦舊約上這句話。有時多幾句，或若連接下文，但每誦到這幾句，他往往把上下文丟開了：一遍，兩遍，甚至幾百遍，像中國的老婦人數着念珠，唸

「阿彌陀佛，」不是到下頭的所在總不肯停止因為韋神父在中國將近三十年了，不易了解的中國書雖說懂得較少，而字音與中國官話他卻絲毫不感困難；所以暗誦以上這幾句話，倒不是用他從中學時便學過的拉丁文，而是背熟了的中國官話譯本。

每位好清靜與篤信教義的神父都有在稠人廣坐裏好閱聖書的習性，但像他，一連多少日子念念不忘專背誦一段文字，自然是少有的。

「為了甚麼？」是悲惻，憤恨，還是懺悔自己的罪行？都不是。是他懂得更深沈更廣大的基督教宗旨；懂得對於聖書不只要明白還須加意實行，纔合於聖靈的啟示。自己從十七八歲在教會學校修習，幾十年的光陰全用在精研教理，傳布福音，救濟苦人，以及教導學生埋頭科學的研究中，——就是戰戰兢兢給天主服務，自己確無甚麼需要痛悔的過惡。

「為了甚麼？」他自己雖覺得有點奇異，可也記清經過度刺激所養成暗誦以

上幾句聖書的癖好，並非沒有因由。正是柔風乍拂的二月下旬，他接受了教會的分派，隨同別位神父與兩三個中國教士往難民區服務。每禮拜要去四個上午。那頭一天，——就是頭一次他踏進那荒苦的地獄時，迫入他的視覺，聽覺，以及手腳所撫摸踐踏的東西，使他安靜慣的神經突然變態。起初三天以裏連睡覺都不寧貼，飯量也減少若干，眞像魔鬼忽然追在自己的身影後面簡直把他幾十年來鎭定安閒的一顆心攪起了滾熱的波瀾。到現在，——一個月快過去了，雖說經難區的服務者費心費力清除了好多使人一見便生顫抖的遺迹，可是那三天的印象如烙紅的鐵印一般，永遠，永遠，打在我們這位善良神父的心上！

他稍稍清閒時，那最先的印象如給他責罰似的，一片，一塊，一滴，一掠，在他的記憶裏映現，跳動，還有許多淒苦尖冷惡毒的音波使他的腦筋浮漲，擾亂，甚至黃昏後在自己的住室中沒有燈火便連手指都不敢伸動，皮鞋在薄薄的地衣上黏合住，像挪不動分寸。

這意外的示罰使韋神父心思紛亂，殊不像對神學有修養的一個宗教者。春寒微重的夜中他萬萬忍耐不住了，會將下房住的一個十六歲打掃教堂的中國孩子喊來作伴。那瘦弱的身體，在稍露火光的爐邊躺下之後，似把神父的恐怖驅逐了去。

他對於這段聖書的暗誦開始是在難民區第三天晚上的事。為了頭部的怔忡不寧，任管想法子要把自己的心緒安定一點；工作，讀書，祈禱，靜坐，俱無效果。每晚上一人在小院子裏徘徊，在臥室裏休息時，那些血化的印象總難逐出記憶力外。愈不願想卻愈為清顯。就在那次晚飯後，他覺得胃中被腥腐的東西塞住，一陣眩暈抑嘔吐不出，二月的夜風吹拂着籬笆邊的迎春花香，與剛剛破開土塊露出青草嫩芽的氣息，前幾天神父最歡喜嗅聞又愛在小花叢裏散步。這時，一股濃惡味道送進鼻孔，他連連打着噴嚏，彷彿突中春寒。抖抖地跑上樓梯，撲向臥室外間的軟椅上，半個身子倒下去，閉上眼，不過幾分鐘，像惡夢般他看見披着頭髮滿身血跡的婦人，瘦得如一把稻藁的孩子，在又髒又黑的狹衖門口作直聲的喊叫；一條帶着紫腿帶的大腿，

一具餓狗咬徧的頭顱；破地板上對面斜臥着腐屍；毛落眼紅的貓狗；骨塊；灰水斑點，……都在他眼花中跳舞，他失了鎮靜的忍耐，重復睜開眼睛兩手在空間不自主地揮動，順著身子，往窗前的書檯下跪倒。

勉强耐住，把檯子上那本厚厚的銅扣皮裝的拉丁文聖經隨筆打開，是有意無意他也忘了，模模糊糊看完了以賽亞書的第六章、嘴唇顫顫，不能連續讀着，呆望着窗外朦朧的暗雲過一會，不知怎的，他想起找找中文的譯本看那些方形字體作怎樣的敍述？

及至用輕聲促顫着把用語體文讀過，他倒安靜一些，有點說不明的古怪！爲甚麽看多年記熟的拉丁文反不如讀中國的官話譯文感覺眞切，感到心緒比較寧貼？當時這位敏感的老神父無暇解答這個疑問，以後，天天閒時暗誦這段中語譯文，他方漸漸明白過來。

時間，空間，以及那些慘厲驚駭的聞見不都是在中國地方？中國的房屋，中國的

男子，婦女，兒童，甚至於是中國種的生物，中國式的陳設，也映現出來的使他受到過的意外的示罰——神經的奇痛紛擾，都不是別種人，別國地方，別國的物象，那完全是中國的。因此，聯想的奇妙作用使他對於這段中語譯文起了重大的應感。

雖然不能即時把恐怖戰慄打退，然而每讀過一遍，或暗誦若干遍後，在難於解釋的情緒分化中，確能夠使自己安心好多。

在初往難民區服務的十幾天裏，韋神父面容像更見蒼老，食量日少，性情也有變化；不同人多講話，不多看書，走路時身體東西搖擺，眼光顯得呆暗。敎會的主持者以爲神父究竟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不宜於常常奔走去做那勞心的工作，幾次同他商量還是請他在敎會共立的學校擔任事務，難民區的義務另找別位神父代替。但他絕不認可，並且說：這是他最願意爲主服務的要事，如一定不許他去，他的精神準許更壞。

所以，他一直照定例每禮拜去四天，無論風雨都不請假。敎會中人對於這位老

神父的勤劬，更加尊視，不過大家也都爲他的健康擔心。

那個打掃教堂的中國孩子就是韋神父夜裏不喊他，他也是天天在九點敲過後，便背着薄薄的被捲到神父臥室的外間睡覺，因爲教會中人吩咐過他夜間伺候韋神父，怕他的精神會有更大的錯亂。

在汽車，電車，行人道上，韋神父嘟囔着那幾句經文，別人自然聽不出來。可是自從這中國孩子夜間與他作伴之後，神父對着淡光電燈在寫字檯前跪伏着讀那幾句話時，是不背這天眞的孩子的，起初兩晚上聰明的孩子以爲是神父們的晚禱並不留心，及至聽出是用中國話，而且夜夜是相同的中國話時，（孩子對聖書雖知道的極少，因爲自六七歲受教會小學的教育，多少懂得一點）便惹起他的注意。是他伴韋神父的第三夜，正落着淒清的春雨。孩子早早上樓，還不過九點，向裏間偷看一眼，神父兩手捧着銀光閃閃的腰帶上的十字架，背着藍絨窗帘低頭獨立。孩子不敢驚動，慢慢地到走廊上站住，東南風把雨絲斜斜飄過來打在臉上，稍覺清涼。兩棵外國

[illegible]還沒有掛出葉子，只有柔枝刷刷地響動。門裏東牆上那具有上下銅錘的老鐘[illegible]滴[illegible]達，滴洸地很有韻律的拖出聲響。聽，聽，臥室裏神父簡直沒一點音息，彷彿用心屏住呼吸似的。孩子終天接近規矩安靜的生活，早已與靜境習慣，倒也不以為意。不過對於這位老神父夜夜用中文跪禱，覺出異樣罷了。

孩子好奇地時時從門縫裏向臥室窺探，忽然，他聽見神父從嗆咳的咽喉裏長長地吐一口氣，接着是清清楚楚的十個字：『……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尤其是孤兒寡婦四字聽得格外明白。孩子喫一下驚！因為幾天來這是第一回完全聽明神父的中文祈禱話的一句，這真怪！怎麼祈禱詞裏會有這些字眼？一向聽慣的不過是主阿……領導，……聖靈……阿門那些字眼，怎麼這老神父說甚麼孤兒寡婦，又是冤屈？孩子想到這裏便輕輕挪進門裏來，恰好神父端好十字架也由臥室走向外間。迴頭看，那是與自己作伴的孩子財生，便深深地注視一下，然後照例在書檯前鄭重跪下，比在教堂的神龕前還要嚴肅虔誠，大聲讀：『你們舉手禱告……』這一段

有意把聲音提高，叫財生聽清楚。他一字一句，朗朗地讀着官話的正音。

一遍又一遍，財生起初時還替他記着，可是十遍以上，一股被激動的熱情在這孩子的心頭躍動。（雖有幾個字不很了解，然而整段的用意是十分了然。）眼角上的淚滴不自主地接續淌下，鼻尖上一股酸惻，恨不得立時放聲大哭。誰知道是甚麼力量會把這天真童子的心靈攪成翻瀾？就在這淡黃色的罩燈之下：神父挺直上身，頭部一點一俯地如和尚唸經，用間斷與近乎嗚咽的聲調一遍遍儘着唸下去。牆上古鐘瞪着空闊的黑目，對神父急切注視，鐘錘上下掣動，拍打着哀調的節奏。門外，一片風又是一陣淅淅的冷雨，半瘖的電車悶聲不時從遠處傳來。

財生自從隨了爸爸到這個大城以來，幸得教會收留，小學畢業後居然在大教堂中解決了衣食的苦難。已經八年了，禮拜，祈禱，誦經，種種天主教的儀式他見得不少。神父，教士，女尼，誠心信教的男女，他更認得好多。在宗教的空氣中薰陶過這些年歲，這是第一次有這樣重大的不能自制的感動！幾句中國官話從老神父的顫音傳

出，却力量使這應該快樂的樸實孩子幾乎想跑下樓梯找個牆角放聲號啕，抒抒胸中的寃抑。

這自然是一幅特殊的畫幅；一種神奇的聲音；——一個想像不到的境界！

約摸過了半個鐘頭，（這一老一少的兩個靈魂誰也沒會擡頭看看古鐘白面上的尖針走到那個數目的符號上。）老神父把頭俯在地毯上，停住聲寬大的後背一起一伏，手脚像是戰動，又呆了幾分時，他纔回身站起。對面倚在雕花門板上的財生用紅呢袖口横遮住兩眼，小聲抽噎，雙脚與神父跪讀的膝蓋一樣，在地毯上未曾移動一步。

神父從疲乏而與奮的朦朧眼中突射出明靜的光彩，他彎着身子走到財生身邊，用抖顫手指輕拍着孩子右肩。財生羞澀地把兩手垂下，眼角一片紅溼，粗呢袖子上點滴着還沒濡透的淚水。

「孩子，——財生！」老神父紅額上的皺摺鬆弛了一下，立時又緊疊起來，喉中

若有東西阻塞不能說更多的話。

財生更不知從何訴起。對這段官話的禱詞，在自心上正如黃昏後突來的暗雲向漫空飛動，雖還時時露出一點星星的明輝，却把捉不到，看不清晰。要問問年高有道行的神父，怎樣開口？

惟有鐘錘一上一下彷彿響出『格——是，格——是』的默裏應聲。

神父上下脣全留的大部鬍鬚，足有三寸長度，因爲氣息粗喘，口張着，鬍子的尖端輕輕點動，在遮領的硬白紙片上拂掃。他雖然不哭，與財生面對面時，兩顆大大的淚珠凝在豐厚腮頰上，閃出晶瑩的愛的輝光。

風雨在門外似嘲笑也似作廣布同情的歎息。

二

淩晨時風雨早已停止。是禮拜天，教堂的大廳中自少不了誦經聲與祈禱的儀

式，直至午飯後財生方纔沒有事做斜靠在鐵椅上閉着眼睛曬太陽。昨夜沒好好睡眠的倦意與晌後溫和的氣候攙合起來，向他襲擊。他用右臂墊着肥膀，彷彿走入夢境。教堂前面的石階下幾隻鴿子快意地在啄食方出蟄的蟲蟻，鵠鵠的叫聲與樹上躁晴的麻雀互相應答。教堂外的小河有兩隻木筏子停在混黃水面，像好久沒經使用，破帆布如一堆垃圾擱在船板上，粗繩，竹篙，破筐子，在陽光裏像靜物畫，倒沒有一點水痕。一隻蹉毛黃狗垂着尾巴，很斯文地從船板下層蹿出來，像方從叫化子杖下跑脫，輕輕地嗅着船上的東西，找不到一口賸餘的食物。

自從炮火在四圍啞了聲息之後，這窮苦的區域更顯得荒涼冷靜，像是墳園。前四個月幾乎天天夜夜有空中的熱鐵落下，爆翻泥土；有連珠般的鎗彈在小河兩岸爭着叫囂。傷殘的窮民與逃避的驚惑布滿了這一帶，尤其是冬天剛來的時候許多做小本生意的，做手工的，種菜田的，以及平日靠教會事業謀生的中國苦人本來搬不起，又仰仗這一帶的三色旗幟，明白是教會產業所在地，雖說在大火包圍中，比較

一下，他們覺得但能在泥牆土窨子裏挨過些日子，總該沒甚麼更大的危難？……及至戰事越逼越近，以爲是江面的來到河面上了；以爲是在東北方的展延到西南方了，那時他們眞的想走也沒處去更無路可走，所以在生活的苦撑之下，十二月的半個月裏他們如墜入地獄。

傷殘，死亡，餓凍，離散，就在這圍繞教堂的小區域中已經有難計數的慘事發生。如血夢似的幾幾天飄過了，黯淡了寂靜了這小區域正等待着將來的新變化。下餘的居民仍然得要生命，得找維持生命的方法。教會當那時也做過不少的救濟；……然而無論如何，到教堂做祈禱的人比平常顯見減少，而小街上破暗屋子裏却加多了穿孝服的兒童。

誰也難推測這小區域將來的變化如何。當這年春初却是人口最少景象最荒涼的時季。靠河的石子道上除掉偶有載運鄉村穀物或猪仔雞鴨的大木車經過外，便是不得已要來來往往的本區窮人。叫化子在租界的大小街道上隨處可以遇見，

這兒雖沒人禁止，他們却不會來的。稍遠處田野，壕溝，小樹林中，野狗不少，早晚爭叫，尖銳聲音與狠相似。扒開輕鬆的土壤或從河邊上將殘缺屍體拖出成了這些赤紅眼睛的生物的豐富食料。所以那些窮人除却怕冷怕餓，怕記憶裏的惡夢重現之外，他們最加意隄防的是成羣的野狗。

眞的有兩次不見了三個男女孩子，約摸十歲左右。快黃昏時，他們離開菜園往不過五六十步的小林子裏去拾乾草木柴，但這一夜沒一個走回，只聽見野狗的嗥叫分外厲害。圍着教堂住的窮人既沒器械更不敢幾個人在晚上出去亂闖；說不定會從那面送來飛彈丟掉性命。……三個孩子就這樣沈靜的去了！大家經過了多少次驚險，誰都看輕一切，何況是養不起的孩子，除掉他們的母親，誰也不覺得十分希罕，至多是告訴不懂利害的孩子少往遠處溜達罷了。

財生在這半年裏並沒離開教堂區域一步，自然比別的窮人幸運得多，按時的粗米飯，堅厚的牆壁，外面乾淨的衣服，有時會惹起鄉人的羨慕。但一切慘苦情形他

覓的並不比別人少，他聽來的傳說反更多。凡是這小區域裏死去的男女，教堂裏總先知道，他們雖在屋裏沒得飯喫，卻還誠心誠意信服天主的赦罪教義，按照教規家有喪事準到教堂裏舉行儀式。財生天天在教堂大廳裏打旋，那次爲死人懺悔的儀式他不知道？

是這樣的周圍，這樣的空氣，這樣的鄰居，這樣的時候，一個十五六歲好玩好鬧的孩子，在精神上激發出甚麼反應？正如喫苦藥過久了的病人，財生幼弱的心早辨別不出悲哀與喜樂的味道。時間久了，他連尋思的耐力也提不起來。他不怕也不曾想逃避，更沒有常流的眼淚陪人哭泣。在記憶與聯想中全是一片陰慘雲絮罩住說不出名字分不清物象的空間，偶而瞥見一次明亮的朝陽，彷彿在深谷下忽透進一線光輝，使他沈沈的心靈頓覺清明，空爽，一撮青春的火苗在冷灰堆裏向上跳動一下。不過這偶有的啓示太少了。如機械般的起身，搧地，塡飽肚皮，倒頭在硬木板上做着不自主的夢，一天一夜，模糊，沈鬱地過去，接着又是一天一夜的轉回。時季從冰冷

的深冬一步步拖進了微溫的開春，在這連接鄉村的教堂區裏，河流，小樹，生菜蔬的園子與青草地，留開過去的血塊，沖蕩着過去的腥臭，到處似乎遍浮着清新的春氣了！但，財生的心上依然是一片陰慘的雲絮，絲毫不曾受到自然的愛惠。就是他終天遇到的鄉人黃瘦面容，彎腰袖手的身體，皺起眉頭，人人不願交談的緘默，一個樣！在這裏並沒人覺出甚麽是春天。

可是，當昨夜聽明了韋神父的中國話禱詞時，財生突然像從陰慘的雲絮裏墮落下來。埋在弱小心靈深處的痛情：屬於自己的，家族的，鄉人的，這小小區域裏的，——也可說是廣大的人間的，如烈火的野燒，模糊的已經麻木的神經頓時清醒。回想沈痛的過去，觸動現在的悲涼，頭一回，他曾未經過的終夜失眠。聽聽臥室牀上的老神父也是一歇兒打着鼾聲，一歇兒又長長地吐口氣。愈睡不寧穩，窗外的風聲愈大，古鐘的上下錘愈像怪物的嗄聲使人驚怕！

一清早，財生揉着紅腫雙眼，去打掃教堂，雖是陽光明朗，他却時覺着打冷戰。

看守鐵柵門的老王打量着這孩子的面孔，悶聲悶氣的問他：

「阿財，年輕小人就學會抹眼淚，你打算抹到甚麽辰光？這年月，哭中嗎用？——死都不成！你爲啥事，咳，想你爸爸，咳，丟開人家的爸爸輕輕的喂了野狗的爹哩，他又沒死，你多福氣，還哭？像你這樣，我這把老骨頭早就該躺下了，……」

老王比韋神父的年紀還大得多，在這個區域裏他的年齡以及與教會的關係都真値得多少人贓他爲老伯伯五十年的生活與敎堂摔合在一起，也許他到這邊做工的時候比神父屋子裏的古鐘還早多少年。現在，敎會給他這份淸閒差事，等於養老，除掉掘把椅子坐在鐵門後面，甚麽事都不用做。其實，他那患瘋溼的兩條腿早已不能多多走動了，大熱天還穿着厚棉褲眼睛怕見亮光，所以他坐在門後老是背看太陽。不過平常時，他愈老愈愛講話，嚕嚕嗦嗦十句中有五六句宣言音調又是南北交雜，本地人不容易全聽懂，所以大家雖贓他老伯伯，却少有願意同他敍談的。敎堂中別個工人年紀相彷，無論做事體或閒看時，有他們的共同興趣，總居心躲開這

老頭子，不讓他拉扯住，走不脫身便得耐心聽他的絮語。財生這兩年漸漸大了，可與那般工人還差得多，在教堂裏更沒與他年紀相等的孩子，正如老王的老態是一例的孤獨。爲了財生的性質安靜人又小，聽話，老王倒找到了這麽合適的一個說話的對手。——自然是一個嚕嗦着長言不休，一個是常蹲在地上看螞蟻打架，吐出的童音，財生有的簡直不很明了，但怕追問下去，那樣，老王的話更沒有了結的時候。老王喜歡這孩子就爲的這一點，無論如何，只是不幹活，他總可以直聽下去，儘管是甚麽話，沒有反駁，沒有嘲笑，也沒有厭煩急躁的表示。老王，多少年來心頭上貯藏的言語在這兩年的空閒時，幾乎全講給財生聽過。財生固然高興看螞蟻，看草根上的小蟲，但逢到顛聯的故事，有興趣的，增加知識的話，他倒能靜靜地領受。這富有種種經驗的老人，對過去一切記得特別清晰；尤其是在這個教堂周圍的事件人物，那怕是一顆死樹，一次盛大的彌撒禮節，每每背舊書似的詳細說出。初認時，因爲他那語音鬧重，顛倒敘述，難免找不清頭緒，但財生聽得過多了，反而容易了解。因此，這自幼少受

教育的孩子在無意中却得到好多有益的教訓，有趣的古老故事關切的訓辭。

老王看財生哭紅了眼睛，他猜定是爲他爸爸，所以一開口就說了那幾句直爽

財生用汚黑手指在水泥牆上畫着十字，還同平常一樣，靜靜聽着沒應聲。

「還哭，不懂——不懂事！我，我早沒得眼淚了。你忘了，……小人，多會，我——我告訴過你的那個故事？蛤螺公主哭的淚都是珍珠，別瞧這是個怪故事，那樣淚纔値錢，纔得哭。像咱，哭哭怎麼，哭也不値半個米粒！哭嗎，……咯咯！」

「老伯伯，哭不是爲的我爸爸，——他在上個體拜還寄給我一個信片……」

老王右手在耳輪上摸摸，惟恐聽不明白，幸而站的靠近，孩子的聲音清亮，聽來倘不喫力。

「一個信片！從那兒，還是老地方嗎？你爸爸，這小子喫得起苦，有種；……他沒丟胳臂，沒缺了腿，沒餵野狗，……啊！小人，爲嗎你眼珠子發紅？……我眼力不濟，可是對

你格外留神。你下了神父的樓梯我就彷彿看見你臉上有點兒發胖。……』

財生仍然在牆上一縱一橫的畫十字沒的答復。

『韋神父，那頂好的神父，他會難爲你？——不會，我不信。準是你做下不是。……』

老人以爲自己的推斷很近情理，像預備對這向來看重的孩子好好儆戒他一回。

『韋神父是呀，韋神父的！……』財生說着，同時把臉伏在靠牆的雙臂上，如剛剛受過難爲似地嗚咽起來。

『嗳！……咯咯！小人，太自在了，連那麼好脾氣的神父都支用不了你。他多好，差不多天天往××去給苦人救災，救難，風裏，雨裏，有病還不脫嬾。……小人，人家爲的甚麼，別說我老的嗎事不懂，我怎麼不懂？這比對你，對我一兩個人給點好處那個多？我老了，炸彈打死也不離開這教堂。天主保佑我一份全屍得埋在教堂的泥地裏。難民區，誰到過？……到過不必提，咱這兒難道不是小樣？……人家，神父爲中國人喫多大辛苦，你還受不住一句話，……咯咯！……小人。』

財生不急着分辯，等一陣嗚咽過後，他仰起頭來大聲道

『老伯伯，誰的話我受不住？韋神父，對誰也沒發過脾氣，可是……』

『怎麼？……咯咯……』老人細小的眼睛張大開來，在石柱後面向深沉的教堂大廳裏呆看。

『是一些禱告，……天天晚上的禱告，夜來，我方纔聽懂得，——懂得老伯伯你說的對，對，人家是爲的大家。……』

『禱告……禱告，你就哭了不是？好孩子，天主把福氣早早給你，你有出息。聽神父的禱告哭得眼紅，孩子，我在教堂這些年倒是希罕事兒！，孩子，這麼好，許你也做神父？』

老人沒了牙齒的口頓時張開，從蒼白鬍根裏發出宏亮笑聲。他那狹長得像乾癟木瓜的臉上新添一層喜樂的紅潤，彷彿發現了甚麼奇蹟。本是暗昧的花眼——一隻還生着凸高眼翳，也放出閃閃光輝，這是十幾年來他一向稀有的慰安。由財生

兩句答話上引起這孤寂老人的無窮希望。

一個黑長袍影子從大廳的走道中擠出，恰在這時，莘神父的高大身軀立在這一老一小的教友中間。

『啊啊，早安，……神父，神父今天是多歡喜的日子！我給你祝賀，也給我祝賀，這孩子，……神父難得他能夠有天生受聖靈感化的好心。』

老人把少年記熟的成語很有節制，像背書般獻給這莊嚴的神父，神父向來曉得老人的性格又看看是剛剛與財生談過甚麼的樣子，便明白了。

『老王，你一樣有好的本心，——好的本心！』他不再說下去，握住老人抖動的手指，拍拍他的肩頭。

財生一時倒呆了起來無話可講，楞瞧着老人的破羊皮袍角與神父寬厚的衣褖被東風輕輕捲動。

忽然，從門外小河那面傳過來一陣尖利的軍號聲，緊接着銅鼓敲着殺伐的節

姿，把這三個人的心思打斷了。神父低頭不語，轉身走上旁樓的涼臺向遠處俯看，那臉上滿浮着希望光輝的老人扶着木杖蹭蹬到大門外去。

——財生這時倦倚着鐵椅回想早上的光景，雖覺得有點希奇，却不很明瞭，只好望着黃濁的河水發呆。

三

從那個風雨晚上與第二日清晨的幾句談話裏，——韋神父同這個天眞孩子彼此都像覓到了久已失落的珍寶：一個在異國傳布福音的孤獨教士，一個自小便墮入苦難的鄉村兒童命運與心頭的熱力把他們聯合起來。他們中間原距離得那麽遠，年齡，身分，經驗，教養，這些阻礙着人與人的隔閡，現在兩個純樸的靈魂都化成一樣——坦白的明亮的他們能夠了解心與心凝合的祕密，能淡化了遠隔的人造的虛僞。

神父，初時也如看門老王一般想，這孩子的特殊激動或是奇蹟，但經過幾次問答後，神父纔明白過來。雖然激動自有眞因，却更顯出同情的眞實人性的偉力。他並不因爲非奇蹟便輕視這孩子的眞感。神父在厚厚的大日記簿子上曾用他本國文字把與孩子問答的言語鄭重寫下。這冊足有兩英寸厚的紙本是半年來神父心血的結晶，除掉近來爲暗誦那段中國官話費去的時間，服務餘暇大都就藉沈痛的筆墨消磨了去。

按日記明有兩段是用狂草寫成的：

二月二十六日，薄陰，大風雨後第三天的午後三時。

從難民區辦事處回來，雖照常例暗誦以賽亞書第二章的幾句聖言，却存着急於問問那奇怪孩子的心思。……汽車轉過好多彎，轉入××路的西段第一次，主啊！你的僕人竟然中止了暗誦那段話。……晚上與第二天有陽光的清

嚴，那孩子的眼光，畫十字的態度，……那老人的歡喜，全在我的回憶裏畫出。

　　這血迹，點滴的大城，……汽車的兩旁不依然送還了春之氣息？離開人聲嘈雜與貨品堆積的江邊鬧市，風輕颺着東方最美麗的樹木的柔條似向行人招手。聰明的中國詩人，寫到春天，總愛與這種樹的枝葉連合，把意象使更爲美化。從三千年（這不是確定的紀年數目）傳到現在，那個詩人在春天不對於這種樹木特別懷感！是呀，「楊柳依依，楊柳依依，」這清簡的詩句存在我的記憶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記得在巴黎讀東方語言，甚麼機會學到的？至今不能忘懷，這兩句的法文，英文，中國官話音的讀法，慚媿，我都了解，都念得出。

　　真是一月來的第一次，沈晦的心中觸到了生之歡喜。——這不該是一個虔修者應分說的話嗎？天哪，不敢違背自己的受感，自從到那『地方』以來，我竟躭心自己會時時墮入異教徒的想像與迷信裏去！……那段聖言，那段聖言。

幾個破衣小孩在大路的西段一個大空場上踢毽子，白衣的阿媽推着西方嬰兒的精緻臥車在行人道上徜徉。像是預備新造幾所樓房，空場後面連接着一帶田隴，窄小如衣帶般的小河溝，臥倒的籬笆，幾十個中國苦力正在掘平土壤。說是田隴，除却幾簇自生的黃朵朵花之外，全是輕鬆的土塊，青草到處向上苗發着尖細的微帶紫色的嫩芽。還有露出碎磚塊的土墳，坍落了，快平得與地面差不多，一層青痕蒙在上面。隔幾十步外看去，像浮騰着美麗的淡煙。孩子們在墳頭上賽跑，苦力們不時踞在土堆旁邊吸着香煙。

這兒微像法國潔淨的市鎮，像永遠安享着時季幸福的地段，和平，安靜，一種令人想在陽光裏午睡的微倦，向道旁的行人襲來，往遠處看：……沒有煙靄，沒有江邊濁氣，二月午後的晴光到處撒布着醲目的金輝，天色碧藍，無一星星雲彩，離雨季還有些日子，所以空中的光與色是如此新鮮，清麗。

主啊，你給萬物的生命，無時無地不洋溢着燦爛的光輝與無盡的恩惠：……

這一霎時的印感掠過風吹過；但；……我的心又輕輕抖戰了。半小時前在那……那『地方』聽得甚麼，看見的甚麼？

春，是這大道旁一段的人與物能夠自私的麼？……爲甚麼？在我們面前造成痛苦與飢餓，……求死不得（請求主的饒恕）的種種地獄？

心思如被毒物咬噬，閉上眼，口中又誦着那段話。……我老了，鎮壓不住一點點的激動！主啊！我是十分怯懦麼？

……『求你垂聽我呼救的聲音，我向你祈禱！——』

寫過上一段文字，雖然不成字體，卻覺着精神分外活動。……天主叫我在老年時懂得人間的最大邪惡，我應該爲苦難的好和平的人羣服務。無論如何，

我都安心。——被激動的不安是應受的懲罰。……

午後似乎比每天的倦意減少了些，在敎堂的東南牆角上看財生——這樸實的中國孩子用長竹箒清掃花壇裏的碎物。我像不經意地與他問答過下面這些話，這些話應該永遠使我記住，深深印明，……爲了主！我不敢不帶着深度花鏡把牠們一一的寫下來。

「孩子，你爸爸的事我懂得一點點，最近的信從那兒寄出的？」

「神父，地名很生，是啥關？……實在並不住在那裏，寄信的地方是，……」

「咦，我想想，這名字常常記到，坎唐的？」

「我那能說得上。」

「信到你手裏經過多久？」

「明信片的背面一行字，×日二十八日發的。」

「平信，慢來，兩個月，——他現在還做鐵匠的活麼？」

「我爸爸還能做別的生活？他今年平五十，學了一輩子手藝，他還能做甚麼，——當初隨了謝阿爸去，原說是隨着大夥兄弟做鐵活的。」

「誰是謝？……」

「神父，你不知道謝阿爸，這兩年來他一有空閒，就騎着脚踏車到教堂作禮拜，到爸爸屋裏喫茶談天。」

「啊啊！是那個高個子稀鬍子的，你們不都是趕着他叫賽羅漢麼？是他，他我那會想到你爸爸是跟他跑到那遠遠的，好遠的地方。」

「這事情看鐵門的王伯伯都知道，他同賽羅漢阿爸是同鄉，他們會打鄉談，一個字都聽不懂。他的官不很大，聽說可以帶兩百人，管行李，不打仗。爸爸是他薦給裏頭，退走時頭兩天爸爸便離開咱這兒，聽說會細鐵活的有十來個隨了去。神父，你記得那幾天多冷，早上一層厚霜，像是樹木帶孝，爸爸在落厚霜前

一晚上。……」

「啊，向來不很詳細，賽羅漢，是一個好人！」

「神父，不是他，我爸爸現在不還住在咱這兒？」

我不願再說下去使這心腸脆弱的孩子難過，儘着他慢慢地用半青小竹枝拂掃着鬆動的土塊，一個小蜜蜂嗡嗡地繞花壇打轉。陽光映得腮旁微微發熱，這孩子也像懂得我的意思，忍住淚做活，等着把酸痛的氣息壓下去再說甚麼。

我來回走着約摸有十分鐘，突然站到孩子的對面，一字一字的問他：

「財生，你願意永遠不離開爸爸在這兒呢？還是願意他為大家做鐵活，喫辛苦呢？——你恨謝阿爸呢，是感謝他？你憑真心告訴，主是不喜歡說謊話的人呀。」

這孩子睜大了眼睛，把竹箒挾在腋下，擡起頭望着寶藍色的春天，他急切

地回答：

『神父，前兒王伯伯說的對呀！多多少孩子的爸爸喂了野狗，把身子做炸彈爆開的花朵，多少年輕的，……神父，我從五歲被娘——被娘丟了，一天沒離開他，沒有爸爸，我還會在教堂裏做事，體離不開！……看看人家想想各地處的打仗，爸爸五十歲了，還有氣力做鐵活，是他樂意去的，樂意這麼辦，神父，這是天主的吩咐，我是爸爸的，是天主的，他樂意的事，我不會說謊，我也樂意！如果我大點，早該替他去，不，跟了他去。……』

孩子一向沈默慣了，又沒讀過幾年書懂得言語的技巧，但這段誠實的由真情激動的答話雖是吃吃着吐出來，每個字音卻像從彈奏勇壯音調的鋼琴鍵子上跳出。他眼圈中一層潤溼，口吻上留下幾星唾沫，都在斜射的金線中閃着微光。像一時的錯覺，（我看見）在孩子昂立的頭上，彷彿有一圈淡淡的蒸氣形成半圓形弧輪，……在這地方，我覺得只有莊嚴矗立的教堂可與他比量

着宏大與偉壯的氣概。

我靜捧着胸前的十字架不能對他平看。

直至夕陽被西方的矮林接去，我與這孩子陸續談着，方總全曉得他的生命是如何造成的，有過何等重大的變化！（主啊！除用重大二字，我還敢用甚麼別的字眼。）

他母親丟了方出生的他的妹妹，給鎮上富人家做乳姆，把自己嬰孩口中的食糧餵了別人的嬰孩。爲的補助他父子倆的衣食，可是魔鬼還一直逼迫她受富人家少年的誘惑。（誰的罪？）隨了那家說是躲避土匪到這大城中來，從此便像一枚針丟到大海去，信沒了，人也沒了！小女嬰不到六個月死在他爸爸的臂上。接連一場希有的旱災，辛苦種田幾畝的稻子到秋來只有乾稭……他的祖父病死，也是餓死的，田被人家的賬房用賤價强買去。於是，那原會做鐵活

的農夫領着滿身生溼瘡的孩子，——財生，也投到這個火餘的大城裏來。

以後，是天主的指示，他竟在教堂區域的小工場中找到下手活……以後，他與孩子受洗入敎，謝謝主的保佑！他們在這火餘大城的一角裏安安穩穩地度過近十年的歲月。

後來，他的生活漸漸充裕，又學會了用機器做銅鐵細活的本領，孩子免費在敎會小學裏讀書。……他有兩個弟弟也丟了鋤，鐮，來投奔這幸運的男子。他們年輕，有氣力，一個學會了開電車，一個在××販賣青菜，都能好好生活下去。也都娶過妻子，這自然全靠大哥的資助，敎導，出資本敎他們習學本領。因為他們在鄉間早連住處都沒了，只是給人家做短工，幫田裏的粗活，一年裏總有幾個月連糙米都不容易吃。

但，現在，……重大的變化把兄弟三個的生死隔開了。販賣青菜的那個年輕伙子，最早，最慘苦的到天上去了！相隔一天沒逃出，傳說是與一個小巷中的

鄰居，十九口（我的主！我怎能記述下去。）……一同在……二歲的孩子，那年輕母親——腹中的血塊。……

這傳聞是一個月後由那地方逃出的他們同鄉人口述的。……

安排好的死亡暗道早已開放等待着他們，不過時間上不同罷了。據孩子說：他的二阿叔最是性情好的鄉間人，一點酒，一支香煙都不妄費；好容易學會在電車上司機，經過不少困苦，可是三年下來他變成司機生裏頂有成績的一個。一次差錯沒出，一分鐘的班不誤，對使用那鋼鐵的器具如少年時手中的鐮刀，熟練，精巧，……在租界裏，一步也開不到界外，誰能提防那橫來的災難？

江邊的空中炮火正劇烈的時候，每一個清晨下晚，是人人見慣的表演：有時鐵燕子居心鼓着驕傲雙翼掠過船隻排密的江面，到江東岸丟下幾顆尖形的烟彈，打個囘旋又低低地飛向北方。經過幾日，交通的器具仍須開行，這孩子的二阿叔自然不能推諉，只好立在站臺的銅把手旁靜候命運的鋪排。種種慘

狀，他在江岸的這邊遇到的太多了。一個開花彈的炸裂，多少生命與東西改變了原來形態，一縷黑煙便燒燬了多少房屋。他會與他的姪子說過同事的工友不論年紀老少，誰也記不起恐怖這個字的意義。腦子被轟炸震得麻木了，據說有一個禮拜，他除掉自己腳尖下的鈴聲，甚麼也聽不清楚。

有那麼巧慘的機會？恰好逢他値班，早上六點，在冷霧中由××開往江邊去。他的哥哥有事情往那邊便坐着親弟弟開的機車同行。因為對岸的工廠早已停工，東行的車，大清早時空蕩蕩地沒有幾位乘客。他為職務的規則限定，自然來不及與大哥談說家常，及至到最後一站，車頭剛剛軋住，三五個客人匆匆下去後，幾只鐵燕子已在高空裏展開了苦鬥。電車沒急於掉頭，他與賣票的年輕人都忘了在甚麼地方，不肯挪動一步，仰看暗雲中上下翻飛的姿式。他大哥幸而膽怯，站在對過大樓前的沙袋旁，儘向他們招手。然而命運的時間到了！兩隻追逐的燕子突然降下，互射着密集的鎗彈，一時江邊的行人都爭着逃跑，可

憐這孩子的阿叔究竟沒挪開寸步，便被兩顆火彈從斜面打倒。……

孩子的記憶力那麽清晰，從他的爸爸口中把兩位阿叔的死事告訴得如在目前。我强壓住心的劇動，聽這如秋葉飄落般失掉生命的故事。……

後來，那死人的寡婦——新娶的，不到兩個月隨人走了，好在沒留下一個孩童。

天呀！我記這種句子，我眞的覺出筆尖上流出罪惡的黑滴。……

孩子的爸爸曾有幾十天的神經錯亂，他自己逢人數説，是他把兩個健壯的弟弟招呼到這大城來的；還在鄉村，他們有氣力，有手脚，總不會生生餓死？

及至在我們的醫院裏給這個鐵匠治療痊愈，那時，砲火也隨着時季漸漸西移，——是教堂區域很擾亂的時候了。

費三個下午總記出上面的文字，是精神懶散呢，還是體力的疲勞

預備打一份清稿寄給巴黎的報紙。」

另一段關於財生的記載、距上文有半個月，是神父服務難民區第一次臥病，在醫院牀上用鉛筆寫的，不像上段的詳密。

一個月來的睡眠全被惡夢圍繞着，到現在，我不能不相信自己腦力的脆弱。

除掉與財生說幾句話外，有甚麼在我心裏現出一絲的亮光？雖然柳樹更綠了城西端注意園藝的人家，玻窗外木板上偶而有幾朵早開的小玫瑰花，用鮮麗的色彩迎接着早春的光輝。天天觸到眼中，卻驅除不了我的心煩。……早提防着的病眞已衝入我自覺康健的身體！……夜眠不寧，心臟力衰弱，食物減去三分之一，眼光在暗處刺痛，頭部劇烈昏暈。……

終於請假休養，主啊！你的僕人的意志太弱了。

從聽那孩子悲訴着他兩個阿叔的慘死後格外使我驚怖。慚愧，你這沒勇力的人，……夜夜似有兩個血影迷離的——中國農民型的漢子在我身旁站定！天主，我不應該在你的神力保佑之下紀述這麼瘋狂的言語。

……過去的日記我不敢翻閱，這一本是新買來的。從入那地方頭一天起，啊啊，我寫的太多了。想保留的印象太清楚了。這不是我該當的示罰？每頁上似乎在藍黑水中凝合着血迹，——那些男女孩童的血迹！每個字母像是零碎斷折的骸骨。……

為甚麼再寫呢？醫生與看護都不許我讀書，寫字，我不是好弄的學童；他們自然不疑心我一個人在病房裏還耐不住心上的擊打，聰空畫上幾行。

今天，那孩子隨着教堂的同事到醫院看我，他把親手擷的一束野花放在

小檯子上。黃瘦了好些，纔六七天，我猜他曾遇到甚麼事，問他靜靜的搖頭，嘴唇向外突了突，有話又咽下去。他不說，我也不敢追問下去。

這火燄的大城愈來愈像待火巖掩埋的邦貝啊邦貝二十年前我經過那裏，溜達了整個下午。可是，我居然在這東方的大城平安過了若干歲月……抵得過這一個月的見聞，這場奇災這重大的人間變化，我奇怪，當年羅馬人好看鬥獸場的慘劇……殉教精神由於每個耶教徒的勇敢與熱情，如果我是當年的教士，置身在餓獅猛虎的口爪之下……怎麼樣？

這一個月的見聞，我只是拾得了那孩子的一顆心，抵得過麼若干歲月的平安，現在我也隨着這國度的人的靈魂在戰抖在血夢裏巡遊。……

經過試驗纔懂得自己的缺陷，一樣在教會中服務，行着主的意旨，我倘居在這城市，比起在各地方殉教的教友，如何正與這城市的中國人一例……計數，多少教堂的燬燒，教士的慘死……

這國度的人安居在這兒怎麽想呢？我可不敢與各地方遭受人類大災的難友相比可羞呀——我們的生活與良心……

財生似乎曾未到過這樣規模宏大的醫院雖然他含着一臉愁苦然而對一切的陳設用具與醫院中的人物都用驚奇眼光四處搜尋在我的病榻前，他只說過兩句話以後鬱鬱地隨着那位同事的朋友走出門去看護姑娘們見這麽窮困的孩子送這麽不值錢的野花給我她們不講甚麽當然有點怪異。

他們去了一晚上我稍稍寧靜孩子睜大的淚眼好像在塵土堆上射出兩顆潤朗的明珠代替了那兩個慘淡的洛血身影……與我在那個下午問這天真孩子的話一樣是恨呢還是願意（爲他爸爸遠走的事）我恨孩子告訴出這兩件血的事實麽否否難道我也願意聽麽……生知道我現在墜於何種的境界。

病中仍然不斷地暗誦以賽亞書第一章的經文，直到沈入夢裏。不誦書腦子中更感紛亂，愈淸閒愈多想像的痛苦。但，今夜由夢境醒轉，忽然記起了『驚恐如波濤將他追上，暴風在夜間將他颳去』。另外兩句。一定是舊約上的話，無論如何記不淸在那一篇裏。記憶是生命的撒但，也是傳布美音的天使。

預備查考天未明時在枕上把上兩句話記下來。聽，不是淸脆的鈴聲麼？窗外又像閃着火光。……

閉上惺忪的眼，那地方……的現象，……那個巷口，那個汚黑的頂樓上面。

再不能忍耐下去，把醫生切囑少用的安眠藥粉又吞過一包。

鈴聲在遠處接續響起，不是聽覺的錯誤？

一隻怪鳥在院子的大樹上尖叫。……

晨，五時半。（記不起日子了。）

四

神父在病牀上看見財生憂悒的面色，猜到準有甚麼變化，不錯，「變化」是把守鐵門的老王已經裝入薄木棺材葬在郊外的義地裏了。

老王雖沒有神父的智慧與深刻的見解，可是也沒曾受過神父的精神上的苦痛。終天離不開大鐵柵後面，眼力差，耳朵有多年聾病，外面的聲響輕易聽不到。大家怕他嚕嗦，少有同他交談的興致，所以任管怎樣鬧得沸反盈天，多少事自然不會被他知道的。每晚上，早早安睡，休息着為重咳苦擾的身體。夏天，冬天，他沒有多大分別，除去按時更換幾件舊衣之外，時光的流轉變易在他的記憶與感情中似無所覺。這十年間，老人生命的延續頗惹起教堂左近人們的奇詫。不拘他坐在陽光背面手弄着兩個烏黑的核桃，或是和衣躺在帆布牀上，常見他的，都有這是一半枯骸的異感。總想，他早應歸入樂土了，為甚麼如已乾的樹枝一樣，經過幾度嚴冬還掛在樹上？職

守是看守大門，其實他像一座眼珠獨能轉動的木像，出出進進的生物本不用招間，他也不多費口舌；近兩年除向財生嚕嗦一陣，他便無用盲語機關的需要了。經過教堂或偶去遊觀的男女，差不多把他看做靜坐在教堂門口等待施捨的盲人，有時真有一兩個小銀幣丟到他的脚下，他不起來，也不否認，卻等着誰來檢拾，覺得倒有趣味。

關於老人的平生，誰也不詳細知悉，五十年快過去了；他初來時，老一輩的教徒死的死了，與他年齡相似的也沒得幾個，有又不在教堂裏作事，不過是左近靠手藝或種菜的窮人，終天為生活掙扎，那能常常質問這個老職工的歷史。但誰都明白老人的孤獨。家親串，甚至外面的朋友，一概不見，像海波上的一根海草，沙堆裏的一滴寄露，天生成無伴侶的一個木像。他與年輕點的工人，鄰居，絕口不談自己的身世。他得到談話的時機，只說種種故事：如兵亂，海上行風船，山谷裏打狠兔，燒林子，淘金，似乎都有過經驗，舌頭粗大，話音又複雜，可是那些質樸與珍奇的故事，卻能引動小孩

子的聽與教堂的工人聽得久了，幾遍之後便感到不很新鮮，怕他儘着厭煩，所以他人愈老愈難找到聽故事的對手。何況這地方近幾年從無綫電匣上能聽大戲，小曲，滑稽的佛經，有噱頭的下流話……小孩子爲各家的生活困難，從十三四歲便往工廠去補名童工，已往的古老的故事自然不像前些年容易招引聽衆與有傳播的機會了。

那些人住這大城裏的，紛忙着自己，對別人都不關心，何況是對候死的老人。他的生平隨着日月的奔流一年一年送到暗黑的無邊畔的深淵，甚至他自己也想不十分清晰。

在戰火的迫壓之下，老人卻獨個能夠坦然過去，經過四五天，他纔知道在那大河北面與江邊的戰鬪。不看報，向他人探聽不明，大家都在驚惶裏紛忙，更不向他多說他索性不問。……一天天還是坐在那粗木椅上半睡半醒地度過。飛機如春日的鶯燕到處翱翔，老人雖經財生指示，不是低空緩飛，便弄不清那些黑點在雲層裏的

上下。所以一二回後他再無一般人佇足仰觀的興味。大砲在夜半或黎明間是最多怒吼的時候，他卻正做着懷憧幻夢。因此，教堂的職工與左近的鄰人連財生的爸爸都一致尊稱他是「福人」，是天主特別祝福他，除他外這小區域裏一條小狗都時時聳着耳尖抖動體毛，找躲避巨響的所在。

幸得財生父子略略告訴，老人明白這場大戰是那兩方，是甚麼人，爲的甚麼，記憶與理想的認識，他比每天看報紙的還清楚。從頭一次，在那遼遠的遼遠的外國江邊上，這兩方打交手仗，他已經掠過火彈的飛影，十年了，三十年了……下去，下去，直到現在，不料當自己像一塊骨肉的廢料時，又這麼接近地聽見兩方的戰聲。

他雖爲聰明所限，卻隔幾天就拉住財生講報紙上的戰事消息給他聽，有些年輕的教友往往帶着輕藐的口吻說：

「財生向木頭說新聞，這纔叫做白費。」

「眼花耳聾了，他心裏管得了這些還不是一盆糊糊。」

有的會用更俏皮的成語：

「格十老一少算伊壽頭碼子碰頭牽藤扳葛的，倒像有介事呀。」

可是這些浮薄的話觸到鐵匠耳中，他立刻會給他們一點嚴重的教訓。因為他既有資格，識字多，又是神父們很契重的工人，大家只好抿嘴靜聽。財生從爸爸口裏多少曉得這像殘廢的老人年輕時有點來歷，早已對他存一份敬心，只要老人願聞的事，孩子總就自己知道的盡情告訴出來。

老人反而沈默得多了！除去問問財生外並不多發議論，更不嚕囌。聽過新聞之後往往在近於土色的面皮上淡淡的泛出一層光彩，一隻生過白翳的眼珠轉動得更快，想從模糊的臉前找得一股明熱的光。嘴吧下的蒼色短鬍前後抖亂。有時使財生恐怕的是一陣急喘，帶着他喉中的積痰咯咯作響，鼻孔微微發青，孩子急了，即時替他搥打胸背，或倒半杯苦茶給他喫下。不止一次，這樣經驗教會了知慧，財生也漸漸把新聞的重要點避去少談，免得這愈沈靜愈易動肝火的老人急躁。

從鐵匠出走後，財生把樂意失掉，同時這老人也不再追問戰事的消息了。他對孩子不勸解也不歎息常喊着『阿——財——』卻不說別的話孩子凄涼地立在一邊，又一步步蹲着走去老人欠欠身子重復坐下，手指敲着木椅的圓角。他們，真的，這一老一小天天像演同樣的啞劇

是他們天天在敎堂鐵門後演啞劇的日子，韋神父也從安閒從容的靜境中到地獄的邊緣作精神的探險者去了。

那幾天——二月上旬的好風日裏，神父似帶着少年人的熱情唔誦着以賽亞書的句子，在樓上住室裏打回旋看門老人卻與財生在鐵柵後伴守着彼此的寂默是老人手指觸動的傳音早與神父喉舌間的禱詞有了呼應？也許同情的風信互遞着牠們的消息。

但他們卻還沒互相了解。

一夜的風雨，一段中國話誠切的背唸，——那一個春晚上一道飛投的眼光—

那麼柔韌，那麼纏綿，那麼惠愛地串起直到黎明時珍貴的淚珠，第二天，在陽輝的灑霧中，這串用同情穿起的淚珠又突然地送入老人的乾枯的心源。

在神的監視之下，他狂樂地接受了他們的贈禮：異國的教士，孤零的孩子，——他這把年紀，這身癱疾，夠了！他對一切還希望些甚麼呢！

從那一日起，老人居然快活了兩個禮拜。

如涸潭中偶聚的水凹，如枯葉上稀有的光澤，他的兩面下陷被摺紋包收的嘴角不時留着一絲絲笑意，苦茶也喫得多了。不但好同財生時時多講他自己少年時代的勇敢故事，還要財生拉別個教友來一同聽。每早上從長衣的下部掏出一個舊鍼綫繡花的錢袋，手指雖是抖抖着，卻很準確地檢出三四枚銀角子命財生去買花生，糖果，廉價的糕點。財生給他少買點來，老人還搖搖頭說太小氣了，——我不爲的省錢。

買的食品自然叫財生喫多半，自己咬兩口甜軟的蛋糕就算了，下餘的等待贈

與午後來聽自己故事的年輕人。

教堂裏的工人全說老王有點『反常』！不愛講話時像木像，近來卻像上了電氣的破舊留聲機，而且他又破費茶葉糖果，那怕是一杯一點呢，年輕的工人都感到衷心的喜謝，因此每個下午圍在老人左右的總有四五個聽衆，——與以前不同了。

韋神父每天皺着眉頭由外邊回來，穿過教堂的大門，也被老人說書般的嚕嗦引動好奇心思，晚上問過財生，纔明白這是老人從風雨夜的第二天後的變態。

神父當然比這天眞孩子懂得多，他在一陣的歡喜之後卻對這興奮得奇異的老人多耽了一份心事。

神父先病倒了，沒料到自己在醫院做着怕夢的破曉時，那『反常』的老人，毫無病苦現象，只是頑痰阻住了肺管，不及醒來，便把生命交還天主。

早飯時，大家都知道看門的老王歸天了。平常偶而嘲笑他的人這時臉上卻自然地莊重起來。年紀最高，性情最古怪，身世又那麽隱晦的一個老者。死的爽快利落，

體對他不由不好好的沈思一會。昨兒下午還喝過他的茶葉。聽他敲着椅角，大聲說當年同馬賊偷劫外國人野營的事。像水滸，不辨眞假，卻深深打動聽者的心意。然而，他來不及再迎接當天的日光了，多快，多像一個立時醒來的短夢！

記數記數老王的年齡，大家無不點頭說「高壽」詳歲雖沒人記淸。當同治初年下生，大概沒錯。這區域的外國人，中國的男女，誰比他更大呢？

教堂的主持人迅速替他備辦後事，不到下午一切停妥，衣服棺木都從壽器店裏送來。有幾位年長的工人相幫，……在白燭的輝明之下，木匠的鐵鎚已把釘子打進了那個狹長的木匣邊口裏去。

爲他在教堂有多年的勞績，准許葬在距教堂半哩遠教堂的墳園。

照中國的老風俗，披一牀紅緞繡花的棺衣，上面卻多一個白木製的十字架。扛夫頭在前面打着小銅鑼，八個扛夫輕快地用紅衣槓檯起老人永久的住宅，後面不成行列的隨着二十多個送葬人，與極平常極窮苦的葬儀一樣，不過缺少了棺頭的

雄雞與沿路撒散的圓紙。

財生從大早起已墜在迷離的夢中。老人死後，乾面上的笑容，一隻藍白色凸獸的眼睛；雖合攏不了卻不怕人，……裝棺，封釘，直到用粗繩墜入土壙，工人帶來家中用的鍬，畚，把黑土一層層地蓋住。……末後，豎上小小的新十字架，在土堆前放一疊四方磚塊。……財生記不得自己曾怎樣用兩隻手替這安眠的老人幫助甚麽。當十字架端正地，在柔淡的晚煙下立好的時候，他纔眞感到生與死竟有這樣的分別！有無窮盡的，久遠的隔離。這比他第一次聽清神父的禱詞又是一種悲痛，但沒有嗚咽，也不懂得伏在土地上痛哭，只是一滾滾的淚滴迅速地由眼角落到新土塊上。……大家於無聲中各自散歸，快黑天時，財生頭躓在小路上不自主地屢屢回顧，

朦朧裏似乎還見老人凸出的眼睛在木架下閃動。

時候再晚下去，這小路雖隔教堂這麽近也不好走，——不定時間，或有隔河的鎗彈來碰誰的命運。大家拉着財生併緊脚步像小跑似的回去。

在幾簇小楊樹後，他彷彿還看清那一橫一豎的木畫在暗藍煙網裏逗着白亮的微光。

五

又過了一個月的休養，韋神父的腦病方漸漸復了常態，怪夢與怔忡的錯覺減少，體力有點增加，但無論怎樣治療，一時不易完全得到幾個月前的健康。醫生與教會中人詳密商酌，非轉變地方，縱可出院，再有激動他這危險的病態還要發作。因此，教會與上級教會來回電商，決定調韋神父到非洲沿海地方的教堂去。

自然費過不少唇舌，病後的韋神父纔不堅決主張留在這片土地，但要一年以後重復回來。

出病院的第一天，他果然就受到新的激動，——老王死去的消息，以及這大城中天天變幻着的種種現象。

每晚上仍如舊例在檯子前誦讀那段中國話的經文，並且教着財生也背幾遍，一切照舊，不過神父與這孩子除卻共誦那段經文外，都變得更沈默了。

還有十天，預定的船期快到了。午飯後，韋神父穿着平靜的長帔，把面容修剃得很整齊，喊兩個工人揹着用蔴包包好的一塊石頭，命財生隨在後面，一同往那個中國教友的墳園去。

財生願意去看看老人的墳頭，可也有點膽怯，不爲怕那發光的白木十字架，他近來也像病前的神父，有些支持不住過重的激刺。

低頭隨在神父高大身體的後面，聽前頭工人檯着石塊，背着鐵鏟的杭育聲，忍不住輕輕地問道：

「是石碑麽，神父？」

「石碑，給老王的。」

「刻過字麽？……」

『孩子，沒字為甚麼費這些事，——你不知道，這上面刻的是：——「你們舉手禱告，……」』

『啊！神父，就是那一段？多久刻成的？』財生眞想不到。

『我回來的第二天，找教堂的中國先生寫好，……這一禮拜就刻成了。』

『……為甚麼用這幾句，……送給王伯伯？……』財生的質問。

神父嚴肅的神態望着半陰高空，又信手拾起小路旁被人拋棄的一枝藤花，慢慢地反問財生：

『你記得那一個早晨？——有風有雨過後的早晨，老王的歡喜，不是從來沒有的歡喜？你告訴我，……後來我明白，為你聽過我的禱詞，不是？……為甚麼？他歡喜得了一顆眞誠的心！……』

『你不是把那段經文的大概對他說過了麼？』

『是呵，神父，對王伯伯說過兩遍，那時我還沒全記熟，可是後面的幾句一個字

沒差。──他後來像高興了。」

「所以這是我的心願，我離開這地方的心願。把刻了這些字的石碑埋在他的墳前，這是永久埋在你們的土地裏……」

財生現在方有點了解，雖然低頭走着，卻似看見每步的土地下都像有刻字的石碑的暗影。

神父在那已有小草發過新芽的墳前，看着工人把石碑埋好。石體不大，字迹卻分外深入，埋下去只留一片石頂，然後用黃土完全掩好，神父不願使石碑豎在地面，又不肯全壓入地底。

末後，把那把半開的藤花橫插在土石上頭。他閉目默禱一會，又用大聲，一字一字的把碑上的經文讀出。

財生靜站在一邊，凝望着白木十字架，架上已長了一層黯黯的苔痕，附老人墳後不幾步，另有五六個土塚，各豎着一個十字，不過有的已經斜倒下來，與泥塊草根

絆合在一起了。

不少無名的小花在墳地中點頭微笑，純白的，間有黃綠的，長長有缺口的綠葉，整個春天牠們與長眠的靈魂作伴。矮木叢中藏着嬌鳴的小雀，有遮蔽，不易看清穿飛的形狀，——但清脆的聲音像連續着叫醒疲倦者的靈魂。

時間相隔幾個月，野外嗅血的狂狗另尋別種食物去了。似乎大地上又籠罩着和平的暖氣；但這正是在教堂的墳園裏偶然的幻覺。那薰薰如酒力蒸浮的氛圍卻佈滿了令人迷醉；遺忘與昏然的毒香。

工人先去了，寂靜的墳園中只餘下黃髯低拂的神父與近來精神顯見異樣的財生。他們如一對大小石像微俯着對立在老人的墳前。纔被掘發的黃土帶着草根，輕輕地散出淡樸的溼芳，像一股具有大力的筋肉上的汗臭使人聞去，不自遏的生氣從脚腿下向上騰發，與郊原上醉人的暖氣不一樣。

過了十分鐘，韋神父端起衣襟上耶穌殉難的銀十字，當胸捧定，緩緩地道：

『你有福了！死人，我的朋友。』

然後，笑一回過身來問財生。

『兩天後我去了，這一年中，孩子，你呢？——我眞爲你的身體擔憂。』

『神父，我！——』財生睜大了眼睛眞不知從何說起。從知道神父要往非洲去的事情，他早覺得橫在臉前的是一片呼吸困難的迷霧。

小貴『去！』大概隨我辦去，經過那邊也有你國人的外國地方，我設法另找伴侶，把你送到你爸爸的住處。——不是？他與同伴們都在……那方做活計麼？

『你去，不但見你爸爸，你還可見到多少新鮮的事新鮮的人，——不，你隨我往非洲去也好，可是我不爲私心……我不爲圖自己方便帶你去。你應該隨你爸爸替你們的土地盡力，也就是爲主的光榮盡力！我願留在這火災大城裏……沒法只好度一年的淸修，你——你應該應該向壯健……我說向生長你的地方去……你！』

神父在情感的債與時說中國話便容易用上微帶文言的句子，他急切說不詳

蕩，可是財生完全了解。自從爸爸走了，那天他不把這點明知不能實現的希望放在心頭。自老王歸天後，他開始覺得前途的黑暗，想不到依靠的神父又要往外國過整個年頭，自己似一步步踏入冰冷的溪谷，漸漸受不到一綫陽輝的撫愛。這幾天，不是勉强支撑，他早已病倒了。

當他聽清了神父的話，伏倒在新埋的石碑上，忽然嚎哭起來。不向神父致謝，也沒有答語，他嚎哭得如七八歲孩童的使脾氣……然而他是那樣的眞切，連枝間的小鳥也暫停住歡叫。

神父初時不免稍稍驚訝，後來吸口深氣，點點首，一語不發，任他恣情地哭個痛快。

這時，神父仰望着蔚藍的天空，俯看碧綠的墳圓，方覺出一片生機正在洋溢，勃發。

華亭鶴

對着霽紅胆瓶裏方開的水仙，朱老仙用有長甲的右手中指敲着玻璃桌面低低，吟誦：

「踧踧周道，
鞫爲茂草，
我心憂傷，
惄焉如擣！」

抑揚地和着發抒憂感的自然節奏，他吟到末句的「焉」字，拖長，

秋寞的一聲鶴唳像樂師緊攏住琵琶么絃彈出淒清的曼音……音波

他那微帶嗄聲的喉間送出，落到『擣』字上便戛然而止。他向眼前潔美的花看幾分鐘，重復低吟，但只吟末後二句。小樓上一切寂靜，除掉一隻小花貓在長籐椅上打着呼嚕外，只聽見老人的苦調。

快到殘年了，每一過午都覺冷氣加重。斜陽從淡藍花格的窗帷中射入，金光淡淡，更不顯一絲暖意。屋子裏不生煤爐，却有一盆木炭安置在椽木架上，一堆白灰包住快燒盡的紅炭，似聞到某類植物燒化後的暗香在空間散布。薄光，爐火與這屋主人很調和；他的身世也是將沉沒下去的深冬斜日；是要全燒成冷灰的爛炭了。

但，一種孤感——包着枯澀的淚暈與憂悒心事的感流通遍他的全身。兩年以來，幾乎沒得一日愉快，惟有獨坐吟誦那些古老的至誠的詩句時，纔覺出暫時有些微舒暢。

那兩句，約摸吟過了十多遍，恰巧又在『擣』字上住口的剎那，一瓣尖圓的嬌

白花片從瓶口斜輝着落到鑲螺甸的漆木盤中。老人若有會意地點點頭，喉舌間的時聲偶時停止半探着身子用瘦乾指尖微微搖動那幾朵水仙，却沒有別的花片繼續下落。他輕輕吐口氣，把盤中的落片拈起，隨手打開案邊一本綫裝書想夾在古色古香的頁間。突然被一張工整字體的彩箋引起他的注意；原來在這本明刊精印詩經裏的箋紙上有他前幾天親手抄錄的一首宋詩。

重看一遍，怕遺忘了似的，他把彩箋檢出，鄭重的放到書案的抽屜裏去，然後，離開坐椅，拖着方頭棉鞋在粗毛地毯上儘打回旋。一會，自己又若說話若背咒語的囈嚷着：

「噯！……華亭鶴唳，……華亭鶴唳，……知也否耶，——否耶？」

打呼嚕的小花貓被主人的步聲促醒，她在狼皮褥上用兩隻前爪交換着洗擦眼角。窗櫥外，陽光漸漸收去，屋裏的陰影從四面向中間沈湊，白灰下壓住的炭火只餘一星了。

老人還在來回徘徊，對聲音光輝都不在意。

門緩緩開動，一個短衣長辮的大姐挨進來，她本想一直走到書案旁邊想不到老人剛在小小的屋子中央開踱，她伶俐的趕快止住脚步。

「老爺，——安先生在樓下候您，叫我來回一聲呢。」

「安？……安大鬍子，是他？」老人的眼光忽然靈活起來。

「是。」她輕應着。

「去，我就下去。……快！你去喊兩部車子，要熟的。……」

半小時後，朱老仙與安大鬍子已在過得居的臨街樓散座上對飲着竹葉青了。

冬天黑得早，市肆的電燈更明得早。這酒樓所在地的大街上有不少藍紅霓光廣告牌子在空中或大玻璃窗前瞬換着炫目的流輝，分外顯得鬧忙。

朱老仙雖願同老朋友到這兒吃幾杯，却討厭一抬頭便觸着所謂「奇技淫巧」

的覺光燈。他，照例是先嘆口氣，然後端起酒杯縐一縐清疏的眉。

「如果這酒館在郊外，那該多好！……口裏受用，眼上難過！——不錯，是俗套了，可是我總得說，不說不成！安如。」

安大鬍子的台甫「安如」二字，一向與朱老仙的脾胃相合，任管自個有甚麼煩惱，一見這位面容發胖，濃髯繞腮，笑迷迷着一雙小眼睛的朋友就覺得驟然添了生趣，尤其是安如兩個最適合不過的稱呼。自已喊出來，像一切事都在太平雍容的時代了！所以安大鬍子雖然用「仙翁」不離口的尊稱，——為了身分與職業的舊觀念，拘束慣了，不敢與老人平等相看。——朱老仙可老是安如安如地喊着，到現在已二十五六年了。

「這個世道，我說：……仙翁，口裏受用便是福氣！您，我不都學過一些佛理？——您教給我的更多呀。「我執」非破不可，咱非破不了？破一層少一層，譬如色，受，行，想，識……甚麼的，哈哈，咱的色要破多容易！異色既破，這點光，紅紅綠綠地，不礙，——不礙！

嘿哈，……對不對，仙翁？」

安大鬍子有誘勸朱老仙的本領，那就在他的口才，他的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上。論學問，經歷，朱老仙自然不用向他攀交道，但要聊天，吃酒，朱老仙却總願意同他搭在一起。凡是他說的話頭，不管合理不合理，總聽得有趣。

「色，受，——想，行，還有「識」！安如，您倒有您有見解，沒錯兒高有高的，低有低的。破色多容易？我看不見得能從低處講，您我大概不至過分執着，可是講到所以然，」

朱老一邊贊美着，一邊却要發大議論。先一口吃了多半杯金黃色的醇酒，右手摸摸下頦上稀疏鬚根，又拾起竹箸點着木桌上的酒瀝畫一個圓圈，一字一頓地說：

「講到所以然，「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這種道理難懂得很。不拘那項；看呀，聽呀，所想所行呀，一股腦兒把自個打消，——無我，我也就是「無罣礙亦無恐怖」，那真夠上大澈大悟。安如，不客氣，不說您差，我也是摸不着邊兒。何嘗不想？您知道我現在

甚麼心境，找樂子，尋開心？只有咱還合調別的，我太執着了！……太執着了！……」

朱老一談大道理便易發牢騷，不像初坐下時臉上顯浮着愉快的笑容。

「自然，自然，我那兒，——那兒懂這些。多少記得幾個字眼，還不是從仙翁您口上偷來的。不瞞您，我便宜在這點傻里傻哥地混罷，橫愁豎想還不是那擋子事？我五十年了，仙翁您長我十一歲，合得着成心給自己找彆扭？人老，土埋半截，有吃有喝，下下棋，聽聽書，色呀，行呀，破也好，不破也得。再一說，……「這」——甚麼世道！命裏註定多大歲數還得過這火燄山唉！——今朝有酒今朝醉，乾一杯，仙翁！……」

朱老消黃的面色上漸漸有層潤光，原是一雙秀目，經酒力牽動後，從縐摺的眼角裏重射出熱情的光芒。他對安大鬍子凝神直看，及至聽到末後幾句話，他突然雙手按住桌面立起來，像有甚麼重要的講辭要向聽眾大聲演說似的，可是不過一分鐘又坐在硬木椅上，唇吻微顫，沒即時說甚麼話。

這樣動作與他心上的觸感，安大鬍子自然多少有點明白，三天兩次他們見面

他的家他的脾氣，清清楚楚地印在安大鬍子的記憶裏；所以絕不驚奇，還是接說下去：

「——乾一杯！」

朱老果然端起滿杯一飲而盡，安大鬍子照樣陪過。

「不是我好多說話，仙翁，承您不棄，不爲我在買賣上胡混快三十年便瞧不起，……我有話得盡情說，弩在肚子裏總歸難受。仙翁，看開點，兒孫自有兒孫福，您別惱，六十六了！不讓他們去？再一說，大少君也四十靠邊，甚麼事會上當？資格好，做事不是一年了，又見過大世面，懂得新事……在別人都對您健羨有做老太爺的晚福，……仙翁，你幹嗎淨替古人担憂，自己的精神不舒服？這未免想的過點，……哈哈，我說話不會藏奸，都爲您真的！……哈。——」

這一套委宛開暢的勸解，憑空發論不提事實，又得體又關切。對面的朱老一直聽下去，只見下陷的腮上那兩條半圓形的肉摺鬆一下又緊一下，像咀嚼着五香茶

乾的味道，也像品評老朋友言語中的眞誠。

安大鬍子的談鋒自有分寸，他停住聲音，從磁碟裏取過一枝白金龍用火燃着，深深地吸過幾口，等着朱老答話。

有點與平日不一樣，他呆坐在那裏，却急切不表示意見。凡談到他的少爺，安大鬍子向來曉得他有好些偏見，因爲看事，論人，父子倆老不一路；可無大礙。不過他時時把不以兒子爲然的話向安大鬍子絮聒罷了。但，這一會，與平常對同一題材的文章的做法確有幾異。安大鬍子寬和的性格後面有的是獨到的機警，便故意裝作不留心，喊着堂倌添酒，又要兩樣精緻的熱炒，把時間混過十分多鐘。朱老忽然嗆咳一陣，把幾口稠痰吐進銅盂，急喝下一盅濃茶，纔强自鎮定着慢慢地道：

「嗯……安，如您，您是和氣人，應該說這個，我若是你可不一樣……兒孫問題，拋得開嗎？您多利落，男花女花沒有，到現在老倆口，淨找樂子。世事我早明白！利弊相間。……您不是說他不錯，人大心大，更虧他見過大世面，懂得的太多了！——太多了！

您凡事洒脫，我雖然多讀過兩句書，——書害了我。」

「提到『書』這個字，朱老在咽喉的聲音下含有沈鬱的氣感。因此，他不自禁地把一團亂絲似的往事兜上心頭，越發難過。又接着吃幾口殘茶。

「書害了我，無妨！安如，我敢說您嗎不得法，我一輩子，——我能說，從十五歲起能，豎起脊梁活到現在，有死的那天，我不會再折彎了。您，敢情不信？」

幾句話火剌剌地富有生力，老人的喉嚨突高起來，眼珠驟添威力。雖是夾雜上一句閒話，却不待安大鬍子的回復。

「不信？我不管誰信誰不信，人各有志！……話說回來，書害我，不過是不適世故；不過是脾氣不大湊合年輕人呢，我當初教他讀書錯嗎？從清末維新那時算起，我怎知道人家叫我做維新黨。我寧願少考兩次鄉試，到東洋留學……待會我再說舊日子的閒話。安如，您想我有孩子不教他讀書，不教他讀書……」

又一陣咳嗆停住了他的長篇大論，安大鬍子把香烟尾丟在地板上，趕緊替朱

老另倒一杯熱茶趁機會道：

『那能！那能不讀書，成嗎？不要說仙翁這歷代家風，我如有兒孫，也得化錢要他們學本領，爲一家，也爲國家做事。……那能成，不上學，來，來先嚥一口。』

朱老剛接過杯子，忽又放下，如用讀舊文章的歎氣聲道：

『是呀——可來不，淨是茶渣。茶渣，這個比方不錯，又苦又澀，清香的味兒早沒了！讀書，現在的讀書造就甚麼？不過是沒顏色沒氣味的茶渣，還好咧，如果渣子裏加上毒藥。您想吃下去受得了？』

『仙翁，說笑話，那有說的利害。不是，新教育也造出好些人才來？』安大鬍子陪着微笑輕輕地駁回去。

『對！可怎麼人才，——好的偏咱不會造？』

『自個呢，希望總高些。像，……誰說他不是人才，這話，我說辯護。哈哈，……仙翁是過分的，……』

「不不！人才，我所講的人才不是只懂得撥算盤，賺利息那一類貨色。至於您以爲他是人才，不但……而且在家裏看去，我一五一十的說，也是今之孝子！」

朱老慣例地用右手中指敲着桌面，這時他的氣色又沉鬱下去，沒有同敍維新時代的興奮勁。

安大鬍子明白老人的話中有刺，方在搜索心思想用甚麽話湊付兩句，而老人却先接下去。

「他是人才！照大家講，一下手從外國囘來就被人捧，做教授，幹銀行……小官……。一見年紀大點的人恭敬，和氣，和會話，會對人，這些，我比不上，我——眞比不上，就待我能到現在，天天碰頭，天天垂手侍立，低聲下氣，外人誰不誇贊，我有甚麽說的。……唉！」

安大鬍子點點頭。

「所以，咧，仙翁的福氣在朋友裏誰趕得上，不是瞎恭維。……」

老人又用指尖敲敲藍花的酒杯邊緣，頭搖一下，嘆口氣。

「您說福氣，……我的親生兒子，怎麼說？但是他那點聰明為他自己可不見得是福氣？近來，……您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瞧吧，我懂得他的性格，更懂得他那點機靈，無論如何，……子孝父慈這另是一段，走着瞧吧，我為我，他為他，一句話！不需多講。……」

老人雖是外貌上顯見頹唐，心思却仍然周密，向四座上瞟了一眼，靜對着安大鬍子，像表示不願繼續談及他兒子的事情。

安大鬍子猜透了七八分，不好明講，也不敢說老人的執拗。急於更換論題好打破兩人中間的悶氣，恰好一個賣夜報的小販往來兜售報紙，便留下兩份，先遞與朱老一張。

朱老順手放在菜碟一邊道

「您細細看罷，我不願費眼睛，咱們靜一會，你看報，我喝杯……酒。」

安大鬍子雖善於言談，當這時候，也只好藉報紙做遮蔽，不能再說別的話了。

朱老德着一口口把上好的竹葉青倒入喉中，然而沉默不能壓住自己的悶懷，在酒味的引誘後，緩緩地誦起手抄過的舊句：

「多情白髮三千丈，
無用蒼皮四十圍，
晚覺文章眞小技，
早知富貴有危機。
……」

末後一語是竹箸敲着杯子伴唱的聲音放高些。

「爲君——垂涕君知——否？
千古華亭——鶴自飛！」

安大鬍子用紙遮着半面，眼睛却釘在第一則新聞上沒往後挪動，並不是被新聞吸往他的心思。聽朱老又犯了吟詩的癖好，恰當剛纔的一段話後，不由不一個字一個字地細細聽去。自已雖是只讀過千家詩，可不記得文人口中常常提到的那些佳句，但這六句可至少有五句都聽懂大意，獨有末句裏『華亭鶴』三字捉摸不定是那樣的比喻。對『垂涕而道』還十分清楚，暗想：這還不是對他那位大少爺的話？一位乘機善變的留學生，却被老頭子看不上眼，論年紀，論世情，他們相換過來還差不多，如今眞是變得太離奇了。年輕人的活動，老頭子的拗性，安太鬍子在平時早已胸中雪亮，加上近來聽見熟友的傳語，……準證實了自己的預斷。所以老人今晚上的話顯然是有所爲！依自己的看法：朱老仙未免太怪，晚年的清福擺在眼前，又安

穩地住租界，睛操心中嗎用？一切都是下一代的事，成敗，是非，橫豎隔他遠得很。兒子，表面上孝順，家事又麻煩不着，何苦被道義牽住心替雲翻雨覆的世事擔憂？……這些話，安大鬍子存在心上可不敢講露出來，朱老的性格說不定會眞翻臉，日後豈非沒了吃老酒吃小館子的東道。但又不肯儘呆下去，祇好故作鄭重的請敎。

「唉，典故記的太少了便聽不淸楚。仙翁，這末句的「華亭鶴自飛」甚麼意思？而不是與「化鶴歸來」相通？眞得請敎一下。」

「仙鶴，品高性潔，自來是詩人畫家的材料。……」

朱老停住吟聲，先來一句贊美話。

「仙鶴歸來！——城郭是人民非，這光景您我全看到了！雖聽不見鶴唳，然而滿眼不祥，聽與不聽一樣！！噯這首詩的寓意就在末尾，語婉而諷，眞是有見而作。……」

他還沒完全把典故解出，堂倌領着一個穿靑棉袍年紀頗老的聽差到他們的酒桌邊站住，朱老的話自然來不及續說下去。

「老爺，少爺現在回宅了，叫把汽車開來，接您與——安老爺回去，說今晚上風冷……怕着涼。廚房已經把鴨鍋伺候好了。……」

朱老向這位幹練的用人瞪一眼，方要說甚麼話，安大鬍子那肯放過這個機會，而且樂得解圍，便疊聲叫道：

燉鴨鍋非吃不可，我算飽了也得再到府上嘗一口。走走，仙翁，別的不提，主從隨便，——主從客便。」說着他已將堆在椅子上的大圍巾把頸頸圍好，那條粗木手杖也撥在手中。

朱老無話推辭，招呼堂倌馬上打電話另喊一部租車來。

「你先坐來車回去，安老爺同我就走。」

那老用人還像要勸說一句，朱老的面色沈沈地又吐出七個字：

「去！我另喊汽車來。」

堂倌與來人即時照吩咐的辦去，安大鬍子想阻止也來不及。

樓上雖是人語交雜，然而靠他們坐近的幾張桌子上的酒客却都瞧着這位倔强老人，有些詫異。

安大鬍子把一鍋燉鴨吃下多半，帶着醺醺酒意纔回去了二樓的小客廳裏只有朱老仙同他那位孝順的兒子。

飯後，朱老照例須連吸幾筒上好的潮煙，拖起那根湘妃竹長烟筒，自己點火自然費力，用人恰好吃飯去了，那位在外面向有氣派的少爺便趕快從嶄新西服袋裏掏出一個銀製的自來火匣，給老人點着銅鍋中的濕烟。

說是少爺稱呼，實在他差一年平四十，不過憑着西洋風紳士打扮與鬍髮的剪飾，乍看去還像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頗像父親的眼角却少少往上斜吊，眉毛是濃密，中藏着精爽。他的走步言語，都有自然的規律，可不隨父親那樣寫意。雖沒有客人，他並不坐下休息，只站的距老人坐椅四五步遠，一隻脚輕輕點着地毯，不知是想

心思，還是回憶跳舞場裏的節奏？

『眞，你還須出去，過十一點？』朱老明明微倦了，眼半開半閉地問。

『是！——爸爸，今夜他們有次例會，不能不去照應一會，個把鐘頭完事，回來不過一點。』

『不過一點，多晚，眞是倒夜作，任管甚麼事，幹嗎不在白天討論？』老人把長烟管橫擱在皮袍上面，腰直向前挺着。

『這，——』兒子稍稍遲回了一下，『這秘——點，其實沒甚麼，也是一般的公事，因爲，因爲地方亂，便，……』

『哼！公事，——公事！你覺得比以前辦的公事如何？』

兒子覺得話機不很順利，右脚的點拍打住了，向左邊踱一步，朗朗地答道：

『不同，自然只是性質上，事務呢，幾差不多，更容易，因爲負責的有人。……這倒輕鬆多了。』

他的朗朗答辯是竭力裝做出的，老人的耳朶特別靈敏，已從字音中辨明兒子的話是否自然。

『輕鬆的麼？——是身子。累墜的就沒有？我不須多絮聒你，絮聒也是多餘，累墜的時候想，……可來不及。』

老人也有點裝扮着，故意從容，遲延着把話吐出給兒子聽。兒子曉得這幾句裏的分量，可不回辯；他知道下面準還有話。果然老人又吸過兩口潮烟，中指敲着竹桿，改了談話的順序。

『責任二字，提甚麼，我與你還配把這個名辭吐出舌尖？……爽性的還是安鬍子，他，樂天，好吃好喝，好瞎聊，可有他的，人家從不說責任；——這些裝金話。你別瞧不起他是舊貫賣人出身，我喜歡他就為這個。一個人活一輩子，幹嗎份嗎，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大家，截了！還用多扯別話。責任，嗯，人人都說得響亮，——我在年輕時；比你還轉得多，那時，做文字，演說，濫用這個名辭的地方太多，回想起來，自已快七十了，為大

家盡過甚麼責任老實講對自己與自己家裏的人我也不敢當得起這——三字……」

「你懂得西文，大概對這名辭的確義應該眞有了解？……」

末後一句又是冷利的，一個針尖向這中年能幹的有資格的紳士刺去。

「爸爸，」兒子不能不好好回答了，「我覺得中國的成語給這個名辭的解釋並不下——不次於歐洲文字的解釋。類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及「任重而致遠，」細細體會起來怕比英國那些功利派的學者講得更有深義。……」

「啊！這兩句你還記得？」

朱老聽兒子到現在還把二十五年前自己親口教給的兩句書背得純然，一股微溫心情暫時打退了冷淡的態度。那時他自己正在北京做法官，兒子還沒進中學，每晚上雖是坐守着一堆訴訟文卷，總得抽出幾十分鐘專教他幾句有關修養的古語。曾手抄成薄薄的竹紙本子，用紅藍筆圈點過兩次，每晚上背着方木格油紙窗與

兒子同做這班功課直有三四個年頭，自己被調到外省去方纔停止。老人早已把未來的希望全寄在這自小聰明的兒子身上。一帆風順，大學卒業，居然還學力攻得官費到外國去弄個學位回來。……已往的夢想，藉兩句古語引起了老人的悵惘！如今，這有資格幹練的兒子明明依在身旁，同念五年前冬宵靜讀時比較一下，老人不自禁地向壁爐左手的玻窗外遠看一眼。……更難自抑制地質問自己：爲甚麼他……偏與自己青年時的精神來一個反比呢？……個性？還是教育的結果？都有點，却不都對。怎麼看，怎麼想，不會有的事，不該得到的報酬，如今擺在眼前！……

回念十四五歲孩子樣的他，天眞嘻笑，——現正與自己相對老人朦朧的眼光突然明朗的向身旁端立的兒子凝視，口中輕輕嘮叨着：

「你還記得，……你還記得！……」

……「讀過書的應該知道這兩句要話，何況是爸爸您親自教給我的。並且，——並且教我實行，不可只記熟詞兒。——這些年，——現在，兒子別的不敢說，做甚麼事都

忘不了自己的「責任」，您爸爸剛纔埋怨提起這三字，兒子卻情願[illegible]「任重致遠」，管不了那些盲目之論——不單有識，還有用爸爸[illegible]放心……」

兒子一抓到老人懷舊的溫情，像有了反刺的機遇，居然從容不[illegible]對老人說過一串的正議論。老人早已決定不向他爭議甚麼了，就是看時的[illegible]毫無效果。老人看透在他身邊恭敬有餘的是善能隨機應變的精神，[illegible]真嘻笑的兒童了。所以這段議論倒不會激動老人分外心[illegible]。

正在這時，樓下電話響動，接着樓梯上一陣急促的[illegible]。閃身進來的不是往酒樓去的那個用人，卻是[illegible]人的

「[illegible]」

「電話來催請××處的老爺們快到齊了。」[illegible]大電燈下閃露出偏鋭的陽光。

「恰巧差十分。」少主人招吊在背心袋中的[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都預備好了。」鏢客雙足並立，站的很有規矩。

「爸爸，您早歇着，放心。……再晚了不好意思，一會喊娘姨來攙您上去。」

老人擺擺手沒有答語。

他們出去後汽車上的摩托漸漸響動，漸向暗途上馳去。

一點二十分了老人和衣躺在軟榻上却沒睡熱。兒媳屋裏的收音機像方纔停止，一陣滑稽經卷一陣說書，老人偏不想聽那些可惡的怪音偏偏送來打擾。每晚上他獨坐吟詩不大覺出，聽慣了的音機有這樣亂。可是這兩個鐘頭一切都有點異象。向例酒後易睡，——向例須早鑽在絲棉被裏休息着倦怠的身子，現在越急鬧越不能合眼。閃閃的霓虹光搖動的老安的鬍子，三樓上點脚拍的節奏……窗外虎虎風聲吹得空中鉄條尖銳的叫響——。

一點四十五分了，老人眼對着案頭的小台鐘再躺不住，坐起來，把壁上電鈴鈥

一會，緊一會儘着按捺。……專伺候老人的那個用人從夢中驚醒，披上青長袍踉蹌着跑進來看看光景。

「來！——你來！汽車還沒回？……少爺！」

「沒。敢情事忙？十二點快三刻那會，少奶奶還打過一次電話。——是于清回的話……沒散會。」

老人搖搖頭坐着，像記起一件大事，忽地弓着身子到書案前把抽屜翻了一陣，找出那張彩花信箋，就是當天下午方從詩經本子抽出的。老人手指抖抖地交給老用人。

「少爺——回來，你就交他這個！說我吩咐的，天明不忙着見我。明白？……告訴他。……」

「是。」他小心接過來，只一瞥眼，卻認得最後行那七個字是：

「千古華亭鶴自飛！」

~~D-152~~
D-196

0721



有版權

實價三元二角

華亭鶴

王統照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文化生活出版社四川分社 重慶沙坪壩新六十五號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七集 共十六冊

書名	類別	作者
馬蘭	長篇	盧焚
信	散文	方令孺
驛運	短篇	白平階
雨景	散文	方敬
湖畔	短篇	叔文
晦明	散文	柯靈
華亭鶴	短篇	王統照
龍虎狗	散文	巴金
桓秀外傳	短篇	楊剛
咀華二集	批評	李健吾
洪流	短篇	靳以
小城故事	戲劇	袁俊
石屏隨筆	散文	繆崇羣
北京人	戲劇	曹禺
羽書	散文	吳伯簫
北方	詩集	艾青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三十一年二月桂一版 三十一年六月渝一版

